

第六十卷 會小說
第廿六卷 會小說

人世地獄

楊敬慈譯



8646

556

2020



小社
說會

人

世

地

獄

楊
敬
蕪
士
譯
著

序言

這本書原名『白奴隸』（Die Weisse Sklaverei），是德國施園女士（Von Elisabeth Seljyan）著的。描寫歐洲社會賣買女子的黑幕，備極悲慘。文筆巧妙，處處令人扼腕歎息。歐洲新聞事業非常發達，奸人往往利用廣告，拐騙良家婦女，哈爾莫克不過犧牲者中的一人而已。

我們中國賣買女子，已成習慣。把女子看做財產，也同近東老帝國土耳其相等。類似哈爾莫克的案子，不知多少。所以我們覺得這本書不但揭破歐洲社會的黑幕，並且也可以當做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看。

我們希望國內談婦女問題的人們，看了這書，發奮起來，替已墮入或將墮入黑暗深淵的女子，謀一個救濟和預防方法。這是我們譯印的微意。原書各國皆有繙譯，銷路非常之廣。德意志婦人協會，女子賣買國際防止國家委員會都極力推獎這書

— 人 世 地 獄 —

，其價值之大也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四，三，一，長報編輯處

目次

序言

一	老少校的女兒.....	一
二	象牙的飾針.....	一七
三	現世地獄.....	二七
四	身價.....	四七
五	警察署的活動.....	六〇
六	男子定的法律.....	七五

七	咖啡一袋.....	九〇
八	哈麗的珠玉.....	一〇四
九	模型的女王.....	一一四
十	活的石頭.....	一二六
十一	巫婆之緣.....	一三六
十二	寅日夜祭.....	一五〇
十三	朝雲.....	一六一
十四	卑劣的報復.....	一七〇

三 老少校的女兒

夜裏的雪，到今天早晨，還是不停。

丹麥國哥邊海更市的海岸街末端，有一家惹不起人注意，很小的住宅，室內的暖爐，熱烘烘的燃着，牠的熱度，差不多使房裡的人們，頰兒都暈紅了。

「父親，你看，父親。」一個妙齡的女子，手裏拿着一張新聞紙，從椅子上站起來說。

「這不是很好的機會麼？」她一句一句的加勁起來，慢慢的念那廣告：

願聘一位能操德語及英語的婦女家庭教師，事務輕易，日薪從優，欲充斯職者，請駕臨哥邊海更市帕利司飯店接洽。時間每日午前十點至十二點，招聘者係比利時人。

「這種機會真不可多得呀！是不是，父親？」哈爾莫克把報紙遞給她的父親，

現出一種很可愛的神氣。她的父親把咖啡茶杯放在桌上，伸手將報紙接過。他是一位退伍的海軍少校。

「呀！可不是。如要教語言學，你一定能勝任的；若教小孩子，更用不着十分勞力的。」

「外國人的家庭，我相信不會說謊的。」哈爾莫克嫣然說道。

這時候少校的夫人進來了！四十來歲的光景，帶着柔和的面色，面貌雖長得不錯，但是額上已疊起了不少思慮過度的皺紋。

「媽媽，我看見報紙上登了一段對我很適當的招聘廣告。」

「是嗎？好啊！」

「招聘的是一個比利時人，說是請教英語的。我想——能住帕利司飯店的人，一定是很有錢的。」她一面的說，一面望着她那父親和母親的臉兒。

「明天早晨到飯店裡問問去吧。若是要證書也不難，畢業證書都有。」哈爾莫

克很快樂的說，她的母親不消說是捨不得她遠離膝下的，便道：「那麼你真想離開家庭？你不是常對我說，要在這市裏當教員麼？」

「是，我想担任家庭教師，到學校或在自己家裏教授，但不能不先從經濟上着想。」

「是啊，對啦，外國的薪金很多，因為他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是常常熱心求知智識的。」她的父親在旁邊對着她說。

「是，是，你看那位看護婦沙衛女士，在澳大利的華族家裏當家庭教師，一年得一千塊錢的薪金；如要我得了那樣的職務，一定可以變成富豪呵。」

「話雖這樣說，終須再想想才好。我希望你在家裡住着，你還有許多小弟兄，我希望你在家裡照呼他們——給他們補習功課——並且也可以幫助我們料理家務。」

「她母親的聲音已經嗚咽起來了。」

「那麼你把女兒留在家裏，把這個難得的機會失掉，豈不是太蠢了麼？第一，

你若不願意她生活獨立，爲什麼要她受高等教育呢？你自己想怎樣辦就怎樣辦，真氣壞人了！」

「自己想怎樣辦就怎樣辦麼！」夫人帶着氣憤的樣子說，聲音顫動，「把一個女兒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難道叫我不管不問嗎？況且又是大都會，誘騙頂多的地方。」

「笑話！」少校站了起來拿了火柴點着已滅的烟，從口裡吐出迷濛的烟霧說：「壞人是什麼地方都有，外國同此地都是一樣。凡是要習游泳的，第一要有勇氣敢入水裏去。女兒是受過教育的；意志很堅強的；而且有郵電，鐵路，若到了那邊，看得不合式，馬上可以寫信，打電報，就是坐火車回來也是很容易的。總而言之，是一樁最穩當的事。」

哈爾莫克靠着她母親的身上，用很甜蜜的話說道：

「母親！若是那些事情，我能對付的，請你放心；明早請你領我到飯店找他去

好嗎？父親也是這樣說，好不好？」

「你既這麼說了，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明早去看吧，但是我不能，和你父親一塊兒去好了，他會說法國話，外國話我一點也不懂……」

「可以，我帶你去吧。」她的父親說完之後，便走出去了，夫人慢慢的走近了雪花紛飛的窗邊，從黑色的籠裏，取出破襪來補縫；哈爾莫克把咖啡茶杯收拾過去，拭了桌子，坐在她母親身傍幫她補綴破襪。

「母親，請你聽我的計畫，我想得了薪水之後，把牠貯蓄起來，到了年底，給父親和母親買一條褲子，買一條青色大鵝絨的桌巾，其次再……」把眼睛在室內打了一轉「其次再給父親和母親各買一把新式的安樂椅。」

夫人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謝謝你，可是你要買褲子，是第一沒有用的。現在這條褲子是我自己織的；是心裡紛亂很憂愁的時候織的。因為那時候，你父親正在軍艦上，出去打仗；你母

親這邊，正是竭力在預備嫁粧；那時我聽說他受了重傷，彈子穿過了膝部，在海軍醫院療治，不久就退伍了。所以我織這條褥子的時候，正是驚喜交集，焦急萬狀，實在沒有一時的安心；織好了，你父親恰好回來，所以我把這條褥子特別保存着，別的無論怎麼好的褥子我都不願意換他，你明白了嗎？」

「是的，永遠這樣就好。」哈爾莫克笑着說。

「這條白布縫的桌巾，你說要買一條天鵝絨的桌巾換上，也是不好的……」方纔對你說過，你父親是退伍了，所得的恩俸極微，生活非常窮迫，那時我的父親，就是你的外祖父，勸你父親從事農業，你父親答應了，就到那邊充當耕地的管理人，不久你外祖父死了，那塊土地完全歸你父親。那時你外祖母身體衰弱，家政都是我料理，她年輕的時候雖然壯健，後來得腰腳不能伸直的毛病，家中事故，除縫紉外，一樣都不能作，這條桌巾是她最後的手工，她費了一年的工夫才作成的。說起來，這條桌巾是一種很尊貴的紀念物品，所以我不能夠隨便替換。家裏新的器具一樣

都不用，現在所用的大概都是你母親出嫁時買的，要不然就是在家時作「女紅」得來的，都應該像老朋友一樣的珍重……那個書架子，是我做生日那一天，你父親買碾鉢，送給我的時候，贈彩抽得來的。裡邊的書，是我和你父親互相贈送的，有的是從朋友那邊得來的……無論怎麼有錢的人來請，或怎樣大的宴會，我們全引不起一點快樂，一點都不覺得什麼，一到家裡，過貧困的生活，家具雖是不多，就是污穢不堪，却都是從前的紀念物！我們覺得更沒有別的東西，比這個快樂的。想起這些水西，從前的事情，如醉如夢叫一一在我的眼前浮現出來，……」

哈爾莫克頻動眼睫的說道。

「是，父親的收入，只有一點兒，真不夠用。倘若一時不夠接繼……」說到末後聲音含混了。

「可不是，實在錢是很需要的。」夫人停住了手裡的活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再說下法道：

「你的哥哥若能夠再升學，還是進有望的海軍學校的好，不過現在沒有錢，所以只好當一個水兵……」你那兩個弟弟，一出了小學校，不得不把他們送到商舖裡學職業去；中學校是不能再進了。你的小妹妹更不消說，也是一樣，所以若是你賺了薪金，用途是很要緊的。」

「那我知道，一定要幫助的。」她的眼睛向下看，不覺盈盈淚下。母女兩的聲音，暫是沈寂了。

「哈爾莫克，誰來了？」

「是的。」

她打開房門便聽見門鈴的響聲。

「是的，好像有人來似的，這樣的霧雪天……是誰來呢！」她趕快起身，出去一看，原來是她的朋友燕康女士，便把她接入室內，沒有說別的話以前，她就將今天的廣告對她說。她好像已經被人聘定樣兒的快樂。

那夜小孩子們都睡了，少校夫婦倆坐着閒談那女兒的希望，和將來種種的事情，這當兒落雪已經歇止了。

「走路的人行過他的身旁，都回頭注視，羨慕她神妙的美麗。」

「唔，是嗎？」

「金絲的髮，秋水似的杏眼，端正的口鼻，整齊的牙齒，和玲瓏的姿態，看的人沒有不出神的。」

「是嗎？那麼美麗嗎？那末，到外國去，必定同衣綺羅錦秀，有錢人們交際的。」

「不應亂想吧，我們是窮人，女兒那能得到榮耀的婚姻，況且外國婚姻，是規定在商法，含有一種投機性質呢？」夫人一搖頭的說。

「你怎麼知道外國這些事呢？你不是從沒有出丹麥國一步嗎？」

「大概這是在書本上知道的。」她回答道。

『小說上有的那些，都是小說家爲着飯碗問題，擅自創造的。我想把小孩永久關在家裏，是從父母的利己主義，才產生出這偏狹的理想。鴛鴦的子，不得不自營兼住，不得不獨自飛翔，練習翅膀。像女兒那樣堅真的性質，倘若受人欺負，她是一定不畏縮而屈服的。總而言之，我明天去看那廣告主人的人格，就明白了。我決不能受他欺騙。什麼人只用眼一瞧，就可以知道的。』

夫人沉默着沒有再說什麼，心理暗想她的丈夫，自誇觀人如明鏡一般，對於處事接物有判斷的能力，恐怕只有那皇帝五條勅諭精神而已。腦筋簡單的人，從不會作壞事這一點算是一種美德。但這種美德，在事實上，時常自己犧牲，而他一方面，確被人利用。總之軍人只知道誠實，不知社會上有表面和裡面；裡面又有裡面的事。看人以爲同自己一樣的老實，斷定他和自己全不會作缺德的事！我有情他定義報；他有情我定義守——軍人中壞的固屬不少，但到退了伍，就一樣了。所以軍人同社會接觸，就得受人利用，不然一定被人都棄像敵艦似的。爽直和樸實固然是人

的美德，但是在這個惡濁的社會上生存，也是一個缺點。具有軍人氣質的人，在這社會上，好像善人同壞人；有道德的人同假仁義的人；有情人同無情的人在一處，那是很容易受他們欺騙的。所以他明天去，一定看不出什麼奸計來的。夫人獨自一人這樣的深想。

翌日早晨十點鐘的當兒，少校和他的女兒，從掃清潔了的雪道上走過，到中央公園乘電車，不到十分鐘已到飯店的門前了。這時哈爾莫克的心頭轉轉的亂跳起來，便貼近他父親的身傍。

穿着燕尾服，縛着純白色領帶的侍僕們，處處站着；柔軟的地氈，踏在脚下；牆門懸着大鏡；金絡羅的階梯；所看的東西，個個都使她目眩神移的，一個侍僕一直把他們引向第十三號房去——就是那登廣告外國貴婦人塔布鈴的房間。

這個飯店門口，她時常經過，但進到裡頭，這回可是第一次。該房門口，站一個穿燕尾服配赤色背心的黑奴，好像貴婦人的奴僕，他向他們用法國語說：『請給

我名片。」

黑奴走進室內不久，就看見兩個女僕似的妙齡女子出來，接他們進了一間天井高大，令人畏敬的室裡去。一位穿着黑色縐紗附着白的花邊的衣裳，充滿了香氣，頭髮花白的老太婆，手指上帶了許多鑽石，向他們說道：

「會說法國話嗎？」

「是的，會一點兒。」少校回答後，行了一個四十五度的鞠躬。

「請坐。」那位貴婦人把他們倆，讓到旁邊的沙發上坐下，自己坐在一把大的安樂椅上。那老婦人的尖聳的赤鼻；突出來過綠色的眼珠，和用胭脂擦得緋紅的唇，哈爾莫克一瞧就不甚喜歡。他不知不覺地，把那尊敬的態度，和矍然的面容，無形的消滅了。

「昨天在報上奉讀貴廣告，說是要用一位會英語和德語的女家庭教師，是嗎？」

「少校問道。」

「是的，但這不是我自己的事，是比利時首都布拉西地方我的姊妹——愛爾那伯爵夫人——拜託的……。我現在要從瑞典回家去，途中聽說丹麥國的婦女們教育很有名，所以……對不起，這女子就是想任斯職嗎？」那貴婦人指哈爾莫克問道。

「哈爾莫克點一點頭默認。」
「啊，是的，她最近受德，法，英，方言學試驗及格，證書在這裡。」少校把裝證書的紙筒打開拿出。

「不用，不用，不用那些東西，在旅行中，常和多數人接觸，一見其人就可以知道的，要像她，那就再好沒有的了。今年尊庚？」

「滿十八歲。」

「父母都在嗎？」

「是的，他是我的父親——前在海軍裡當軍官，名叫孟愚。母親也很壯健在家庭。」

「孟恩君，你的名是併優嗎？」

「不是的。」

「爲什麼你離開嗎？」

「捨得，因爲有不得已的苦衷……家裏有五個小孩子，無法可想，才這樣作。」

我原在海軍裏作事，退伍後從事農業，後來失敗了，現在僅得些微薄的恩俸過日，那能足用呢。小的小孩子現在是無法使他們受教育的。我這個女兒——說出來恐怕太不客氣了——她在學校裡，是優等；在家裡很勤謹，能幫她母親料理家務，又是一個很誠實的女孩子。並且她常對我說，要到外國去，所以這回算是很好的緣分了。」

「唔，是嗎？」塔布鈴夫人微笑着答道。「其實，請令愛擔任的職務，不過教育兩個女孩子——在散步的當兒，教她們說英語和德語，以外沒有旁的事了。」

「預備些衣服嗎？」她心裡很掛念着這個，所以問出來。

「不，不，這樣就成了。我那侄女所穿的衣服，只穿過二次，以後就賞給下人，何況對你，到那邊那怕沒衣服穿呢？至於旅費一文都不用你拿出。我們若商量好了，就在這一二日內一齊動身吧。」

老少校一家所苦的是金錢問題。現在這位貴婦人視錢如糞土，加上她的服裝，鑽石，處處能令父女兩個，被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力吸住了。他們的契約也就定了。

「那末，我們就星期五晚動身吧，那時八點鐘一定到車站聚齊，不可誤了。……有像片嗎？請賞我一幀，好先寄去給我姊姊。」

「好，我近日照了一幀，等下午送來吧。」

「那末，就好了。」

「好，再見吧。」他們握手後，父女倆就出來了。

哈爾莫克這時才拭一拭額上冷汗。

路上他們兩的心非常清爽，「成功了！」老少校說道。

哈爾莫克差不多像要跳舞起來似的，笑容滿面的跑到家裡，這當兒她母親正候他們父女回來，好告訴她，接洽的情形。

哈爾莫克突然抱着她母親的頸頸。「母親，決定了。」笑嘻嘻的說，這時夫人雖也喜歡，但同時想起要和女兒別離，又悲傷起來了！

「哈爾莫克，你無論到怎麼遠的地方，身體總要保重的。」

二日間哈爾莫克到她的朋友處辭別，又理些行裝，並沒有向她母親要什麼，只將她身傍的東西理一理。她送給六歲小妹妹一個人形的玩耍；比小妹妹大一點的弟弟，一個新年的禮物——木馬——。臨別時，又教訓他們要好好聽母親的話。

不知不覺的，二日已過，星期五的晚上到了。哈爾莫克被他父母親送到車站。這當兒塔布鈴夫人已經和黑奴及二個女子在那邊等着，乘客擁擠，月台票不賣了，他們父母同女兒說不了一句話就分別了。

剩了的黑奴少校及其夫人也出了車站，「怎麼那個婦人的容貌很討厭呢？」她

癡癡的搖動她那小頭說道。

「不要說那些無聊的話吧，人的性質，是不能在容貌上判斷的，況且女兒也不是要到她家要去，是到姊姊伯爵家的。一到了，就有信來。若看不合適，即刻就可以回來，那有什麼不放心的事呢？」

「能這樣也不定，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裡總放不下呢。」

「糟糕，又瞎說那些，真白操心。」

「眼是心的窗戶；當初我看那夫人的時候，她那眼……」她很憂愁低頭的說。

「哈，哈，又瞎了。」老少校看一看天空，心裡很快樂的狂笑起來，落雪後的夜裡，令人格外打寒慄。

二 象牙的飾針

塔布鈴夫人和哈爾莫克坐的是頭等睡車。不大工夫，火車徐徐行動，汽笛鳴鳴

的鳴聲也打入耳鼓了。

「可以睡了，我疲極了；加上在飯店住的時候，又受了一點感冒。」

夫人把自己的外套脫了，掛在衣釘上，準備着安眠。哈爾莫克也整整東西，二三分鐘後，二人都上床了。剎那間，夫人已鼻息如雷的到睡鄉了，這個寂寥的當兒，哈爾莫克忽然想起，父母的教訓，和弟妹的別情，都歷歷像電影似的在眼前浮現，良久不能合眼，當她空想正絲連不斷之間，也不知不覺的睡熟了。

火車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她忽然睜開朦朧的睡眼，看看東方已亮，那夫人已起來理髮了，對着小鏡兒頻頻的向臉上擦粉。不一會工夫，她已經穿整了衣服。哈爾莫克也就起床整衣。夫人取出白蘭地酒來，給她一玻璃杯說道：

「請喝一杯，可使血液循環，也可清清鬱氣。」

「不，不，謝謝你，白蘭地酒很強，那我知道的，有一次我病的時候喝過一杯。」她笑着說。

「唔，不敢喝嗎？」夫人說後，自喝了兩杯，並拿出餅乾來吃。

過了基爾軍港，到漢堡換車，在這個地方，須候一個鐘頭才有通車。哈爾莫克在月台散步，看見黑奴，和那兩個像侍僕的女子。而兩個女子，並不在一塊兒站着，她心裏不解這個緣故。她跟夫人進了飯店，在一個靠窗的桌邊坐下，夫人要了兩份咖啡茶和麵包。

「那個黑奴是什麼？」哈爾莫克問道。

「他是我的奴僕，叫作湯姆，從南亞帶來的，那二個女子要到南美布爾魯斯，愛利斯的富豪家充家庭教師的。」

「那末，兩位都是丹麥國人嗎？」

「是，有一個是，還有一個是瑞典人。」她說完後，所要的咖啡和麵包已送到
了。

「請，請，請用吧，路遠遠著呢，路上恐怕要餓也不定。」

他自己先拿起來吃，堵住哈爾莫克的訊問。

來往出入的人，有吃着的，喝着，和站着說話的，擁擠非常。不一會，候車室裡站員，用很大的聲音報告，往何處火車要開行。

「不列綿，克倫行！不列綿，克倫行！」報告後，再過十分鐘，又聽見喊：

「漢堡，伯林行！漢堡，伯林行！」

接着又聽見：

「萊因，弗蘭克行！萊因，弗蘭克行！」

這樣的報告了幾次，候車室差不多空了。這當兒有一個四十零歲的男子，手裏攬着一個小女孩兒進來了。那人身材短小，肥胖太甚，兩支手比常人特別大，紅的頸筋，銅色的臉，寬厚的嘴唇，眼緣像得着慢性眼疾潰爛了似的。穿着一件舊的上衣，和淺灰色的褲子，短的背心上，貼着真鍮的扣子。看態度確像德國人。唯獨他帶的女孩兒，可和他大不相同——她光芒美麗的金絲髮，和神妙純潔的容貌，無論

怎麼看，都像高貴家的小姐。

這個男子一看見塔布鈴夫人，故裝作尊敬樣兒，笑容滿面的脫下帽子，走近她試身傍。

「這個太巧了。」用荷蘭語說道。又伸出他那雙大手來，握她的手。

「這個，這個，這個確是的。滿易丘君，您從那裡來的？」夫人也用荷蘭語回答道。

「從基爾到安土府去的。」

他說完後，坐在旁邊椅子上。給那女孩兒，要了一杯牛乳和麵包，自己也要了一杯咖啡茶。

「這位人和我談話，你懂嗎？」夫人用法語，向哈爾莫克說道。

「不，全然不懂，你們是說那一國話呢？」

夫人也不回答她，又和滿易丘用荷蘭語談話了。

「這女孩兒真好看啊！你已經娶太太了嗎？」

「什麼？那還沒有到時候呢，我也沒有這種念頭，討老婆，是自己束縛自己的事情，誰喜歡呢？這個是住基爾海軍軍官的女兒。現在我已經一入獨立的作這個買賣了。」

「是嗎？現在已經不在基倍兒，古勞商店了嗎？」

「是的，我現在在安士府設店，專賣八歲到十二歲的小兒。」

「是的嗎？」她點一點頭，接續再問道。

「這個孩子呢？」

「剛才對你說過，她是從基爾抓來的。因為那裡公園，有很多的保姆，帶着小孩在那邊玩。和他們接談是很容易的，起先請她們看戲或電影，回去的途中再買些東西送她們，後來漸漸兒熟了，就可用些錢，把小孩換過來。有錢就是地獄的鬼神，都可使得動，何況爲人作保姆的呢？孩子也不是他自己生的，替人担心作什麼呢

「小孩子不哭嗎？」

「若使小孩哭起來，那還成嗎？小孩哭，事情立即失敗，所以是在呼吸間的勾當。我的口袋裏是永不離『蕉可列烏糖』和果子的。沒有餌是釣不了魚的。」

「不錯，」夫人頷頭欽佩。他又說道：

「待他着餌後，這時就騙那孩子說帶他回去找保姆或帶他回家去。」

「這個真不怪你做這樣專門職業，有這樣的本領。」

「做這個生意，無論怎麼樣在己總以溫和為第一。起手若不設法把她們弄熟了，那是不成功的，我却有這種本事。」

他一邊喝茶一邊用鄙陋的語言自己誇耀着說。

「是的，確實不錯，那你做這種買賣一定很賺錢了。」

「那當然是啦，歐森，你近來生意好嗎？」夫人急使了一個眼色。

「這次是叫做塔布鈴夫人啊！」

「唔，塔布鈴，是的嗎？那你不消說，你也自營商店了。」

「不，這是作不到的，因為必需資本——以黑奴而論，叫他作什麼雖不用給他錢，但旋費等，總不能不給的，所以我現在是在安土府伯定君的店裏作事。」

「唔，伯定嗎？這小子的店真開得大，平常至少也有千匹以上的生意。」

「不錯，生意限發達的。自從承襲他母親遺產後，自己造一支船，令他弟弟作船長。從安土府，到地中海沿岸和美國去。」

「是嗎？也銷路到美國嗎？」

「是的，大約是送到紐約和南美的布爾魯斯愛斯利的主顧們的。貨物是從俄國和波蘭來的頂多。」

那男子靠近歐森耳旁問道：

「這個女子也是俄國來的嗎？」

「不是，他是丹麥人，我在俄國得了病，不能坐船，所以從陸路繞來。不想在瑞典得一匹，到丹麥又抓了兩匹。所以我故意不把她們弄在一塊兒，那邊同黑奴一塊兒坐在桌旁的就是。」

哈爾莫克當他們談話中，看那男子攜來的女孩兒。真正可愛，差不多要出神了。又默想這男子怎麼會作這女孩兒的父親呢？太奇怪了，她想那孩兒是荷蘭生的，所以也沒有和她說話。這當兒她忽然看見了滿易丘的領結上，插了一條雕刻着女子半身的象牙飾針，恰和塔布鈴夫人襟上的綢子上所插的飾針一樣，她覺得這真是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了。她想大概是流行的飾品。又那能想得到那個就是國際間一種秘密的徽章呢？

候車室裏人，再漸漸兒滿了，又聽見喊道：

「安土府，安土府，第二月台。」

滿易丘聽見喊後，行一個禮就走了。夫人算完了帳，跑到打電報的窗戶口打給

伯定道：

「快車今晚到，箱子三捆請收。」富者呼貧者爲奴僕，強者呼弱者爲畜生，何況稱她們爲幾匹或幾捆呢！那是當然的。這就是詭密的用語，很像一種貿易商的性質。

將要登車的一剎那間，哈爾莫克無意中看見揭示板喊道：

「呀，這是到安土府去的，不是到布拉西去的。」

「上吧，上吧，快一點。」夫人把他拉了上去，到列車開了，夫人才說道：

「我忘記對你說了，當我將離考斐哈普市的前一晚，接到家裡的電報，叫我趕快回去，所以要到安土府去。到那邊若是不能和你一塊去，我就託人把你送到布拉西去，請你放心……」

「那更好了，我也可以在安土府看一看風景。」

「那當然是啦，布拉西那邊，就遲慢一兩天去也無妨呢！」夫人回答道。

火車進了荷蘭國界，四圍的景緻，殆無變換，令人不覺厭倦起來。張口也稱為貴婦人閉口也稱為貴婦人的歐森，每當車到站時，就買東西吃，並且狂喝白蘭地酒。

夕陽落後，大地的邱陵原野，也彷彿被暗光漸漸兒吸去了，這個當兒，車已到了目的地的車站。

三 現世地獄

塔布鈴夫人一行到安土府車站下車，就看見侍僕似的青年男子出來迎接，請她們到停汽車的地方。

哈爾莫克同夫人並坐，黑奴和那兩個女子，坐在相對的椅上。差不多過了五分鐘，汽車便到了一個鐵柵門前停住，那侍僕下車，走上前用手按門上的扣子，門即刻開了。汽車進入一個廣大庭園，繞了一條S形的路，即到了一所極大客廳似的屋

子前停住了。這時有侍僕從屋子出來，開了汽車門，扶她們下車。

「伯定君在家嗎？」夫人先開口問那侍僕。

「是的，在帳房候着呢。」

「房子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

「那麼請你跟我一塊來罷。」她向哈爾莫克說道。回頭又叫黑奴道：

「湯姆，你帶她們兩個上樓去罷。」

這當兒從樓上下來一個矮小佝僂的老婆子，向黑奴小聲說話，又用顫示意黑奴，請把她們兩個帶到這邊。她遂走開，用大的聲音對夫人說道：「一百十三號房」

哈爾莫克跟夫人過一走道，兩邊都是房子的長廊，才到了一百十三號房。進屋一瞧乃是一間四方的房子，裡面備有一個狹小的鐵床和洗臉台，只有一扇窗戶，掛一條綠色的窗簾；天井裡一盞十燭光的電燈。

「肚子餓了罷，飯就來，用飯後請好好安眠，還要再旅行呢。要好好的休息，營養精神才好。」夫人用很親切的語調說着。

「這就是你的家嗎？」哈爾莫克問她。因為她覺得這所房子好像衙門——內部受擾擾圍着似的——不解其故。

「是，這就是我的家。」她含糊回答了，就趕快走出去了。

不大工夫那佝僂的老婆子，端了一碟燉雞，一個雞卵，小瓶葡萄酒，麵包，刀兒，又兒盤子進來了。

「以外還想要什麼東西嗎？」

「不，够了。」

那老婆子出去了。她一面吃着想那老婆子的臉，著實令人感一種不愉快。

肚子餓了，是沒有不吃的東西的。她吃完後就上床睡了。當她吃飽的時候，廊下來一個男子鎖她的房門。及脫衣要寢時，他又從鍵兒的窺竄裏，偷看着她。這是

她一點都不知道的。黑的頭髮；銳利的目光；像死人似的臉色；高大的身材；有「丘八」骨格的男子，獨自現出笑容。他一問一問的在各房鍵兒的窟窿窺看，看完便回帳房去了，這就是此家的主人伯定。

所謂帳房者——就是橫長六尺小房子，中間放一個桌子，靠壁有皮的沙發，和三四個相配的椅子。這時近門邊坐着渴茶的塔布鈴夫人，見主人進來了問道：

「怎麼樣，伯定君，我的絹子如何？」

「哼，三個都不錯。」主人靠在桌邊，左足疊在左膝上說道。

「一百十三號是特等品咧，海軍軍官的女兒，滿十八歲又會說各國的語言。」

「但是會說各國語的東西，往往在作買賣上生麻煩，寧肯運到那不通言語地方，較為便當。」

「好家庭的女兒，不會方言學，現在是沒有的。趁這種機會，是最容易下手的。登廣告這般說：某高貴的家庭，以優薪聘文教師，只如此辦，就可得到的。誘騙

有學問的婦女，用此法是最易得手的。」

「唔，不錯，那麼，另外一個是作什麼的？」

「驅他們說，到布爾魯斯愛利斯的富豪家，一個充管家，一個當保姆的。」

「是的，法子很好。這艘船有多少來？」

「二百九十五個，都是俄國的，從十五歲到十八歲。那邊現在亂七八糟，景况不好，要多少都有。」

說話之間，忽侍僕遞進電報來，伯定立刻不講了，急急看電報。

「唔，到了，到了，這是我弟弟船長打來的，船已到了。那他一定在港內遠的地方下錨，我留斯習禮君在此已候一星期了，來了正好，趕快說給他知道罷。」

他按一按鈴。

叫進來的侍僕，去請紐約斯習禮君。歐森這時也出去了，外面進來了一個中等身材的「混血兒」——頭髮和眼是黑的，臉是白的——從他的扁平又低的獅子鼻，

和厚的嘴唇看起來，確是一個黑人和白人生的「混血兒」。穿着黑色衣裳，縛着赤色的襟帶，上面插着雕刻女子半身像的象牙飾針。

「貨已隨船到了，您看這張電報。」伯定說道。

「那很勞苦了，」他高聲回答，坐在身旁的沙發上。

「有幾個？」

「二百九十五個，從十五歲到十八歲，都是新的。」

「好極了。」

「那您想用幾個？」

「我平常有二三千匹在家裡，有的和人交換，或賣到智利及其他各地方。所以

我非全都買不成。」

「那麼，你能出多少價錢？」

「三千兩罷。」

伯定帶一點氣憤冷笑着說道：

「這不是笑話嗎？二百九十五個才賣三千兩？那麼着航費廣告，和種種雜費，該怎麼算呢？若要那樣的便宜東西，可請到船頭街的小店去買罷，那邊運到南米去也不用什麼航費，你若想買我的，就該說誠實話。我想這樣兒罷——給你運到布爾魯斯愛利斯，連運費在內，一共一萬五千兩，好嗎？」

斯習禮想了一想，取出手摺帳來，搖着頭計算了說道：

「好吧，連運費一共一萬五千兩。」

「那麼，我們打手吧，朋天派二人到船裡交貨。」伯定說道。

「我想立刻動身。」

「那是隨隨便便的，但是船得裝載煤炭，待裝載好了，就可出航。」

斯習禮很得意的出房去了。忽然又出來一個男子，主人把他一隨道：

「唔，你好呵，可庫斯君，請這邊坐，是從倫敦來嗎？」

「是的，剛到此地。」那漢子回答道。他是三十五六歲光景的人。胸堂寬闊，肚子大，雙眉廣張；無鬚，赤色臉貌，很凶暴似的骨相，令人不覺連想到西班牙的關牛情景來。伯定急問道：

「有什麼貴事？」

可庫斯一面坐在椅上，一面說道：

「我想先賣出二個，那差不多用過一年的。因敝店的主顧，永沒有變換，所以「姑娘」不得不順次的替換，」

「是嗎？但很對不住，我這邊不買舊貨，請您到那小店賣去吧。不過便宜一點罷了。」

「既然如此，那就沒有法子了。只好打電報給巴黎的馬計那兄弟。不過這期間，請您允許我將貨物寄存尊處，因不能就携去……其次我想買一個新的美麗的回去。二三個月前曾在貴處買的二個——一個病了，進醫院了——我家裡平常非五十個

不够，這趟是一位有錢的貴族，要求一個特等的。」

「恰巧有一個好的，是丹麥軍官的女兒。容貌的好和那姿態的美，真算得天上人間。這兒有她的玉照請看吧。」他取出塔布鈴夫人給他那哈爾莫克的像片。

「哼，這個不錯，確是想要的東西，要多少價錢？」

「一千五百兩。」

「唔，什麼？那能賣那麼多的價錢！」

「這樣的特等貨，是沒有地方能再得到的。」

「那麼，這樣罷，我帶來那二個給您，以外再加上八百兩，好嗎？那二個至少總能值得六百兩。」

主人想了一想說道：

「斯賢禮君處，剛才一次，就賣了一船，現在你要買，我可特別便宜點吧，你要買這個軍官的女兒，乾脆一句話一千兩。若好便妥，不然就吹。」

「好罷，」可庫斯答應了。

「我想明天第一次火車動身，但這貨物在誰家裡嗎？」

「是的，明天早晨請您早一點會她罷，當初騙她說是到布拉西的伯爵家充家庭教師的。您要仔細，不可被她看出破綻。」

「好罷，我可騙她說全家都上英國旅行去，我是伯爵自身特來接的。」

「那不成，她一定不相信的。那有具有華貴身分的人，爲着女兒讀書，便親自來接教師呢！決不能這樣無見識的。況且你是英國人，伯爵是比利時人，所以你還是假裝充作伯爵家的侍僕吧。」

「是的，你想的不錯，若是這樣辦，那末我帶來的兩個女子，可假裝作伯爵的女僕。並且她們兩個規矩禮儀都很懂得，這不是很碰巧嗎？」他們商量妥當了。

伯定拿出大的帳簿來，一一的記上：麥粉二百九十五袋，由俄國買入，價格爲五千兩；又一袋由丹麥買入，價格一千兩。

晚餐預備好了，可庫斯被請入飯廳裡。伯定夫妻和他三個兒子同桌用飯，彼時伯定一句話沒有說，默默的吃。他的胸裡是沒有神，沒有上帝，沒有情，沒有所謂娛樂，只有「金錢」兩字。無論作賣糖或茶，或賣生人的肉，或糞尿等種種生意，只要能賺錢，就無有不作的。他想金錢這個東西，若用正道去賺，除正當的利益外，是無所得的，正當的利益者——是分配上有標準的。所以一時若獲得巨萬的富，第一是靠自己的運氣，不然就是從「不正」，「不義」，「不人情」，「不道德」，「無廉恥」，和「投機事業」得來的。惟「投機事業」很危險，運氣又不能常如人期望的。所以末了只得無視社會上的「正義」與「道德」，用巧妙的手段，潛逃法網，作罪大惡極的事情，來取得錢財。但都是這樣也不定，大凡世上富豪人，其面貌都很下賤，鄙陋和空洞的風神，表示他們所致富的原因。伯定臉上現出來陰險的波線，和潛伏在眼底的夜叉的眼光。這種，就是表出他的爲人。至於他接近的人物，當然也和他同類的。

哈爾莫克翌晨被拘僕的老婆子從睡夢中叫醒，她喝完了床邊放的咖啡茶後，塔布給夫人進來了。

「蒼早呵，怎麼樣？好睡吧？」

「謝謝您，非常的好睡。」

「很好。在二點鐘內，你須動身了，請爲快一點準備，因我昨晚接到姊姊的信，說：他們急速要到倫敦去。差不多在那兒要逗留二三個月的光景。從五月起倫敦細仁地方的議會也開幕，貴族和富豪聚集在那裡，這不是很好的事嗎？真是你的幸運。」

「倫敦嗎？唔！我時常想到那兒去，確是這樣嗎？你也去嗎？」

「不，我那有工夫呢，他家的侍僕，和侍女已經來接您了。說是要從喀列，多馬線走的……」她說完了，便走出去。她趕快穿了衣裳。惟她心裡所掛念的是想寫信給她的父母。她想找筆墨和紙，但這些東西，都在皮包內，放在下面行李房，得

叫人拿來。她想找電鈴，室內又沒有，打算到帳房借去，門又鎖着，恰在這時候，又聽見夫人的聲音說道：

「已經準備好了嗎？」她開門進來。

「是的，但我想給我父母通知一聲，請區給我紙筆。」

「唔，這可以等到倫敦，再慢慢的寫回去罷，現在汽車已經在門口候着呢，行李也裝上了，請快一點罷。」她無法只得跟夫人下樓去了，門口有一個男子站着，「這就是侍僕可庫斯君。」她給他們介紹着說。他脫帽對她行了一禮，他把哈爾莫克從頭髮到指甲瞧了一遍。這時有個年紀很大，身體很瘦的女子出來，她也介紹着說是侍女。裏邊站立一個大漢，蒼白的臉，和黑的眼珠，很凶惡似的。她這時也無暇把他詳看細瞧，就坐上汽車了，也不知道侍僕侍女跟來沒有。這汽車風馳電掣向前飛跑。

喀列，多馬海峽時常天朗氣清，但因海潮的緣故，船經彼處，稍覺搖動。哈爾

莫克因侍僕可庫打服侍周到，很舒服的坐一支安樂椅上。侍女奉餅乾及葡萄酒來給她吃，侍僕取毛氈子給她鋪在椅上，都很親切的待她。她無意中抬起頭來。瞧見侍僕的襖衣袖鈕子上一個象牙刻的女神像。哈爾莫克這時確想這是外國大流行的東西了。

在多馬上陸，受海關檢查後，坐火車向倫敦出發的時候，已是午後四點鐘了。到維克多利亞車站，已經夜深了。因為是在倫敦的中央，迎接的人們與下車的客人，都混雜得很。哈爾莫克一行被一個穿有金綫邊的衣服的人接了，就坐他的汽車去了。

這汽車走過比白天還光亮一條一條的街市。汽車接着飛跑，街上行人，像螞蟻似的成羣成列的走。哈爾莫克的汽車在這中間縱橫的奔馳，忽然經過一個巨大的鐵門，裡頭好像一個有名的大公園似的。不大工夫再出了一個大鐵門，到大路上，瞬刻到了一所鑲大玻璃的大門口。侍僕先下了汽車扶她下車，一直到屋裡去——地下

鋪着柔軟的地氈，兩壁上每一間懸着一面鏡子，其間裝着繪畫的『水的女神』和『花的女神』畫片。正面的塔路是大理石的，地上鋪着紅毛氈。樓上掛着簾子有燈影的大客廳裡人聲喧嘩，喝酒的聲，和開香酒的聲，在廊下經過的人，都聽得見。

今晚恰巧宴會，極很乏了請趕快到房裏休息休息罷，請這邊坐電梯，侍僕竭力表示對她的敬意。

「請，請這邊。」

她和侍僕坐上電梯，這當兒那侍女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電梯到了盡頂上停住了。侍僕可庫斯引她從鋪着美麗毛氈的廊下靜悄悄的走到一室。那房門上掛着一個銅牌，上面刻着『第二十五號月香』的文字。

「請，這間就是您的房子，等一會侍僕就拿茶來，喝完了，就請休息。」侍僕說完，退出門外走了。

室內華美燦爛，不只為王侯貴人的府第。她不消說是快樂極了。在這家為家庭

教師，事務輕易，報酬一定是不少的。是夢嗎？虛偽嗎？確實可靠嗎；把自己的手抓來一抓，按住了機軸跳的胸膛。剛脫下了外套和帽兒時，女僕已端茶進來了，「請休息罷！」那女僕說完了話，便自退出。她喝完茶後，上床入她的夢鄉去了。

翌晨女僕來把她喚醒。

「給進一點光線吧。」她說完拉一拉繩子，這時哈爾莫克才注意到這間房子沒有窗戶，只有天井一個孔，從這孔裡射了光線來。這女僕頗有年紀，頭髮花白，臉有斑麻，好滑的樣兒，聲音粗陋，卑賤已極了。

「想洗澡嗎？」她問道。「謝謝你。」哈爾莫克回答道。那女僕打開暖簾進入裏頭，不大工夫出來回道：「預備好了。」這時哈爾莫克趕快把那睡衣脫了，身上裹了一大條浴巾，進了毗連她房子的浴室去了。

入了浴槽，其一種香味的好，真不能形容，令人彷彿入迷津似的。暖和的水使她心神爽快，不覺五體疲乏起來。想再取水，各水栓亦不能出水，無法只好算了。

回到房來，那女僕已不在了，同時很精奇的——她的衣服，都不知道那兒去了。這是什麼原故，她還覓不着電鈴，拍手也無人答應。想不出方法，只好上床藏在被窩裏。

無論怎麼樣等候，直到晚了，還是不見得人來。食中飯的時候也過了，並無人送飯來。或者是忘了罷！她呼喊也沒人答應，出去又不能見人，這個除睡了，再沒有別的法子了。

天已經黑了，房內黑暗，她極度的憤怒，差不多喪神了似的。她仍是裸着雪白細膩的肉體坐在床上。夜漸深了，不知有幾點鐘的時候，忽然裝飾的電燈亮了一盞。在燈光不甚明瞭之下，看見房門打開，進來一個漢子，慢慢的走近她的身傍，他是穿着燕尾服，紳士態度的男子，顏色蒼白嘴唇動慄着，細少的口髭，頭髮禿了，這時哈爾莫克從床上跳起來，像獅子似的，和他亂打了一頓。

嫖客憤恨的走出房外，——一直跑到娘房。可庫斯剛在吸烟，看見他問道：

「怎麼！已經完了嗎？」

嫖客搖着禿頭說道：

「什麼，野貓，野貓，你看我被打的這樣，真沒有法子使龜到手，不敢不投降了。」

「已經餓她一天了，怎麼還有這麼大的力氣嗎？但是不久一定使你達到目的，好嗎？一定辦得到。」

「若能達到目的，那是榮幸的了不得了。」

「明晚一定成功，請那當兒再來，一定。」可庫斯說完，送客出去。急轉回來，像豬似的咆哮，三步作二步的跑到樓上。很凶惡的走進哈爾莫克的房子來。

「你這混帳東西，這邊待你十分鄭重，和用盡了深切的款待，把你像皇姬似的供養，怎麼把這種好的買賣失掉，混蛋，給我站起來！」

盡死力的和嫖客格鬪後，筋酸骨痛，像死人似的，躺在床上哈爾莫克被捆住

了肩膀，拽下床來。

現世地獄，她無力抵抗，唯呆呆的瞪目站着。可庫斯沒有給她一秒的空閒，把她兩手變到背後，從口袋裡取出繩子來，緊緊的把她縛上。

「走，走，」他打開門，把她拉出，扯到電梯。

「認清罷。」

「你，是要作什麼呢？」

「作什麼都好。不要後悔罷。」他說完了，那電梯一直到一潮濕的地下室內停住。

「出來，走罷！」把她拽出，從口袋裡，拿出鑰匙開了門。

「進去，進去！」

房內一般腥味的臭氣，鑽進鼻子來。

可庫斯將門上的扣子一按，天井內一盞薄暗的電燈亮了。房子寬大，房頂像一

弓形，而且甚低，中間放一張床，鋪了一條很薄的褥子，上面有血沾着，有的血點已經黑了。壁上掛着大小無數鞭子和皮帶，不覺令人毛骨悚然，不消說這一定是拷問室了。

可庫斯把門關上說道：

「你是驚鳥抓來的雀！這樣兒可不成，好好的給我躺在牀上罷。」

哈爾莫克不禁的全身戰慄，照他說的樣兒，躺在床上了。他用皮帶緊緊的把她縛在牀上。

「覺悟罷！」他說完了用鞭子打了二下覺得不甚重，便換棍子來打。

「這種棍比較合適。」說後夜叉似的凶猛，把她亂打一陣。

「救命……救命……父親……母親」她哭泣着呼喊。不久鴉鵲無聲，她的呼吸漸漸衰微，嘴唇不動了，已經氣絕了。

「哼，你再看看吧。」可庫斯把棍子縛在原來的壁上。

她像死了，久之漸漸轉過氣來，一看不知什麼時候把她仍放在她房裡的床上。遍身苦痛——好像破碎玻璃刺得真痛。這時天已經亮了，沒有一個人進房來。憶起她母親那樣勸她不要出來的話，爲什麼不聽呢！無論她說的怎麼粗陋都決不會錯的。他一面哭一面重複的深想。

天又黑了，已是夜深，腹餓口渴和身體的苦痛，被囚在這現世地獄裡。雖欲自殺，連咬斷自己舌頭的氣力都沒有。這時電燈忽然亮了，前夜那禿頭漢子，又走近她的身傍。可庫斯好像備辦一隻不能動的小羊，作這餓狼的食餌。

四 身價

哈爾莫克這時似酸如夢的，四肢失了知覺……夜漸深了，她五體的痛也更利害，這時她再轉過氣來，睜眼一瞧，可庫斯和女僕，站在床邊，可庫斯大聲說道：

「這是晚飯，吃吧！」

她一點都不善。可庫斯把抱坐起來，伸手從女僕捧的盤子裡拿出一碗雞子湯說道：

「好好給我喝下吧，不然我沒有法子。就得用這根東西，插進咽喉，務使這碗汗到你腹裏。」他說完後，左手拿着銀製的小管脅迫着她。

哈爾莫克無法，只得喝了可庫斯手拿的湯。女僕把燉的小雞，切成一塊一塊的，送進她的嘴裡。這時她漸漸兒回復元氣了。

「求你慈悲，赦我出這家，就算我不懂事！」

「說什麼話！叫你吃就吃，不要瞎煩燥。」

「但是我一刻都不能再在這裡住了。」

「蠢話，這家裡我就是羅馬法王。」

「那你不是欺騙我嗎？你自己說是麥米那伯爵的侍僕，這是什麼話呢？」她的聲音很尖銳的說。

「這個我却不知道，」可庫斯空洞的回應她。這當兒又斟了一杯紅葡萄酒，「喝罷，」放在她的嘴邊。哈爾莫克把他當作沙漠的裡的水，也喝乾了。她合了雙手再誠懇的哀求道：

「求你開天大的恩，救我這命，令我出這家。」他把她合着的手拍一下拂開罵道：

「混蛋，好執拗的丫頭，什麼都成，你若違反我這裡的規則，或無理的說那些廢話，你就要再到地下室去，一直到你馴伏了才罷，你想一想罷。你若好好的服侍客人，不但賞給你好東西，就是怎樣好的衣裳，都沒有不自由穿的，並且還被人恭敬你像皇姬似的。你若懂了這些話就睡罷！」可庫斯說完後出房去了。這時那女僕，從浴室裡，取出一個瓶子和海綿來對她說道：

「擦擦，擦痛的地方，這個很有效力。」

「是嗎？勞區駕啦！」

「請你伏臥着。」

她將刺痛的身體，慢慢轉來俯臥着。女僕倒出瓶內乳白色的脂粉在海綿上，給她遍擦了。

「腫的地方被這冷氣一浸，非常爽快，真謝謝您。求你再作一個好事，救我出苦海，好嗎？懇求你。」

女僕不停的給她擦脂粉，一面說道：

「這却了不得，無論什麼事，我都可以給你作，只有這事，我却作不來。第一我的主人是一個好人。」

「那末你在這家很滿足嗎？」

「那當然是啦，他對於我是恩人。」

「唔，恩人？」

「是的。」

「唔，你沒有父母嗎？」

「父母是沒有的，我是生在鄉下樹林底下的。那時我母親死了，有一同村老太婆經過該地，看見我發生憐憫的心，把我抬回家去養活。這位老太婆很喜歡貓，他家裡養了一隻貓叫作介布西。恰巧那時候死了，所以把那貓兒的名兒給我，她介布西，介布西的喊我，非常的喜愛我咧。家裡只那老太婆一個。所住的是污穢像煤窯那們黑的房子。老太婆每天出去拾紙屑賣，買麵包回來吃。一直到了我十二歲的時候，她的腰已經很彎曲了，大概要死了，恰好那時候我鄉裏修了火車站，所以把我賣到一個在那裏作生意的人家去，到十四歲的時候又轉賣到曼捷斯德酒店去。那時候我非常的快樂，因客人差不多都是職工和船員。每晚和他們喝酒到沈沈大醉，就被拉到裡頭的房子去……。那時我們賺的錢真不少呀。在那酒店作生意的人很多。從十五六到十八歲的女子有五六個，穿的衣裳是非常美麗的，喜歡吃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吃。這是我們年輕的女子頂好的職業。……不想到十七歲的時候，在西

班牙碼頭染了天花，就趕快進病院醫治——住的病室完全是女人，差不多有七八十個。後來漸漸治愈了，恰巧認識這家太太的侄子。他說他的叔父母是倫敦大公司裡的總經理，若我肯來此地，他可替我介紹。所以我從那時候就在這家供職直到現在。主人和太太真是好人。但是若傷害他的生意，那他當然是不高興的。」

這時候瓶子的脂粉已經用完了。她的身體也漸漸覺得不甚痛了。女僕介布西所說的話，她覺得很詫疑。

「請休息罷，這事你漸漸的準可明白。」

女僕說完話退出門去，她很疲乏，也漸漸的睡去了。

翌早醒來，她的精神頗回復，腦子也覺得清晰了，她猛然站起來，想到無論如何非打破這鐵城似的牢獄逃出去不可，除非斷了呼吸或血不能循環外，一定要這樣辦的。這時恰好女僕進來了。手裡端着早飯——麵包，火腿，雞蛋和茶，菜是日日的漸漸好起來了。哈爾莫克一面吃一面用很溫和的聲音說道：

「請你把我的皮包遞給我。」

「你的皮包是收藏在樓下的倉庫裏，如要衣裳我現在就可給取來。」

「我想寫信，請你給我信紙和信封。」

「寫信是不成的，這家的章程是不許的。」

女僕說完話後出去了，一會兒又進來說道：

「給你這個……」遞給她一件牡丹色絹綢製的長外衣和一雙赤色天鵝絨的靴子。

這兩天同裸體一般的她，把那衣裳和靴穿起來，自覺像圖畫上住在深閨裏的妃子假寐姿態似的。總覺得害羞的事——就是白天到樓下去用飯的時候，也須這樣的裝飾。

用飯的時候到了。她被那女僕引到樓下一間大的食堂來，那裏頭差不多有四五十人份的桌位，盡末了是主人可蓮斯的坐位。

「這是我的妻。」可庫斯用手指傍邊一婦人向哈爾莫克介紹着說。那婦人面貌面赤，鼻子寬闊，牙齒是黃色的，說起來很像屠戶的老婆。哈爾莫克看這樣的婦人，真不敢買勇與她握手。

「這位就是月香。」他又給那婦人介紹着說。這時哈爾莫克很驚訝的說道：

「我不是月香，是叫作哈爾莫克。」

「哈哈，這邊是按房子號數和房子的名叫的，你不要焦急，安靜一點罷。」那個被指為可庫斯老婆的婦人笑着說。

這時有一羣女子進來，個個的姿態和容貌都很好，衣服都穿得很華麗。她們慢慢的走到自己的坐位坐了，一點都不見得混雜。哈爾莫克坐在右旁一坐位，恰好和可庫期相對着。呀！這些女子都是被誘拐來的呵！大部分是黑頭髮，黑眼睛和擦着胭脂的嘴唇，臉貌都清秀。有的眼睛哭得紅腫，有的常被拷打遍身狼狽的，有的臉很陰沈像冰以那樣冷的。這些女子中只有三個用英語談話的，態度很安舒的沒有什

慶心事似的。

飯用過後，她們都到談話室去了。這時哈爾莫克被主人夫婦叫到帳房去。那主婦取出一本摺子說道：

「這本是你的摺子，你所開消的費用就是這些：從安土府到倫敦一切的費用和你的衣服費，其次就是你的身價，這些都是你還未作生意以前，先用出去的。」

「唔！身價？」她渾身的血潮湧上頭來，很驚訝的接着說道：

「我？買來的嗎？」

「是的，被買來的，有什麼驚奇呢？」那主婦回答道。

「但是，那麼我是被那廣告騙了。……塔布鈴夫人。——」

「那些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這邊無論誰的事凡以前的皆不過問——家族是什麼，叫作什麼名字，那都不管的。」

「這個，完全錯誤了。祈你慈悲放我回家去罷。」

「你也太不懂事了！於你回家那是不能夠的，把你帶到這兒來，已經花去一二百元了。你想自營生活，當家庭教師，那薪水是約定多少呢，當一個家庭教師是沒有好處的。你以為這個職務能賺得好多錢，我們頂多賺了幾件衣裳穿，就許被人像奴婢似的使喚。你想爲着這一點的錢就要這樣勞作，豈不是益人作的事嗎？」

「但是我想得清淨的錢，吃清淨的麵包的，那種污穢的……」哈爾莫克忍不住雙手遮住臉說。

「清淨的，污穢的，那是什麼東西，也不是小孩子，你算是一個堂堂的女子，單身的女子能作什麼職業呢？就是能夠，你知道能賺得幾個錢呢？假設女子當教師或書記這類職務，決不能夠得一種好衣食的，這種人好像金鏈子在河裡流似的，在社會上是站不住腳的。此外當裁縫，保姆，侍女和電話局司機生那是更難說了。所以這樣子若不是靠着她父母吃喝，也祇好暗中作些苟且的事情了。你儘可在此地變態，不用你勞動，也不用你費心，並且你還可以任意的奢華，這不是很幸福的

嗎？」

「但是……」

「但是什麼呢？好了吧！好了吧！你請放心，一切全在我吧，吃完早飯後可到談話室去各自隨便談話，那時候房中自有女僕們收拾，你可以到那邊，看一看。」主婦催促着把她送往談話室去了。

室內有四五十個女子左一羣右一羣的。有的坐在安樂椅上，有的坐在沙發上，都很隨意的。吸煙的，彈曼德林的，彈琵琶的，唱歌的，談笑的雜亂不一。還有現着憂愁的臉兒的，也有撫掌大笑的。哈爾莫克坐在靠近門傍的椅子上觀看這些情狀時，忽然看見在她的近傍有一個眉目整齊，溫和的黑髮的女子，約在十七八歲，靜默的不與人接談，也未與哈爾莫克談話，好似聖母樣子的坐着。

「你是英國人嗎？」哈爾莫克問她。

她搖一搖頭。過一會她用德語說道：

「我是維也納人。」

「德語我也會一點。——你是願意在這個地方居留嗎？」

「不，不，這話那裏說起呢？若是能够出去，立刻就要走的，……………我完全是被廣告欺騙來的。」

哈爾莫克聽她這樣說法，暗裏想道世上還有像我一樣不幸的人嗎？這樣感覺，使她和那個女子更加親密，好比過了舊日朋友似的。趕緊把她自己經過的情形對那個女子說了。

「我也是一樣的。」那個維也納女子含着淚說。

那個維也納女子當她到在意大利她伯父那裏的時候，被一個聘家庭教師的新聞廣告的欺騙，後來就落在這個主人的手中。從意大利，呈奴亞出發時船中，可庫斯帶了三四十個女子——內中最可憐的是兩個鄉下姊妹，以為到了英國就可以住在皇宮裡面作事，只消能唱幾句歌和隨便的跳舞一番，就可以得到幾百幾千的賞金。她

們是被人家甘言的誘惑，她也不知英國在那裡，倫敦在那裏。她們生來就是鄉下老實的人，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是受騙了。到了英國以後，一夥人裡已經死了三四個，還有三四個入了病院。那兩個鄉下女子，有幾次要自殺，沒有成，終久也降服了人家，萬事都聽人家的指揮。她把這些事情一一說與哈爾莫克聽。

「這是很可怕的呀！現世地獄就是這裏了。」

「是的，一點不錯。」那維也納女子點頭說。

「這裡主人和客人都是惡魔呀！但是我想若不是一般男子先自腐敗，世界上決不會有這樣慘酷的事情發生。女子的墮落實在是男子使然的。男子真可恨啊！」她很興奮的說。

「但是也有警察，也有法律，爲什麼不把這些慘無人道的人處罰呢？」

「警察？法律？警察是沒有用的。巡官，巡長不是男子作的嗎？警察機關裡女子是不能加入的，若是有女子，一定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是，你說的不錯，但是你想什麼方法，可以逃出這裡呢？」

「那是難的很哪，你看這窗戶都是用鐵棚欄着，外邊的牆很高，又嵌着許多碎的玻璃，一點也不能接近的啊！」

「那麼，怎麼辦呢？」哈爾莫克嘆了一口氣說。

「只好候着機會吧了，是別無方法的。若是把我們賣給客人或與人家交換的時候，我們或能中途脫逃，……只有這個希望吧……」

說到這裏，鐘聲一響，使這些女子知道須要回歸各人的房裏去。哈爾莫克也不得不回到那門外懸着第二十五號月香牌子的房裏去了。

五 警察署的活動

倫敦城的濃霧是最著名的，厲害的時候，遠只一寸也看不清楚，市內的交通，立時就得停止；若稍輕微一點，就是生長在倫敦城的人，也常常因為辨不出地方或

記號，就迷了方向。恰在這樣的一個晚上，有一輛兩馬拖着的壯麗馬車，停在可庫斯的門前。車裡出來八個青年紳士，他們被一個新考中高等文官的富家子叫維登倫的請來的，都是他牛津大學畢業的同學。因為他家裏正在修理房舍，所以借一所寬大的房屋來招待。引導的人，也一同坐在車中，在這濃霧裡的客人們，也不知道引往那兒去。

可庫斯夫婦到門口把這些人迎進去了，接過了帽兒和外套，便把他們領入食堂。很綺麗的屋中，加上電燈的照耀，更是輝煌的了不得。這些客人等到進餐的時候，先把香檳酒來飲着。他們談了些學校的舊事，或品評婦女，批評戲劇，說說笑笑，一時不能盡興，餐畢就進談話室裡。

室內一切的陳設，真是極盡一時的奢華，桌上正中，安放着蘭花和薔薇花，還有呂宋烟和雪茄烟等。身上充滿蘭麝香氣的輕裝女子，手裡拿着偉斯氣酒，和蘇塔水，勸他們喝。這時忽聽見鈴響，前面的緩籬子打開時，一個寬闊用阿爾布科山脈

背景的舞台，二個女子操着曼德林唱很悅耳的義大利歌，由高而低，由低而高，使人心神迷離，一曲完了。其次是七個穿青衣的女子出來，他們按着瓦律的音樂，舞了一回俄國跳舞，方在入神的時候，那幕閉了。又有十個穿着同樣的青衣女子，從食堂端咖啡壺茶碗和玻璃杯進來，勸客人喝，送你親我愛的談笑起來，有唱的，也有跳舞的。這當兒其中有一個紳士——起初很沉着的，繼而皺着眉頭，忽然退席出去了。主人維登倫看見趕快向可庫斯使了一個眼色。

可庫斯會意，趕快走出廊下，跟着他的背後，這時那紳士已到了門口，手裡已拿了皮的外套，和帽兒了。

「要走了嗎？真對不住，這門的鑰匙已經這樣的壞了，剛要找人修理去，請您暫時候一候。」他說完了話，把那鑰匙放進鍵裡，再接說道：

「您看就是這樣兒，無論怎麼都開不開。」

「糟糕，什麼時候才能修理呢？」

「不想修理匠不在家，若回來是一定來的。」

「那末，什麼時候還不定，倘有別的門戶可出嗎？」

「若是一定要出去，怎麼沒有門呢，我想再玩一會再回去吧。」

「那末，門是在什麼地方呢？」

「在後邊，那種地方作紳士的人……」

「那有什麼要緊，請你引路罷。」

「那個須從裡頭的梯子過去，請這邊去罷。」

引他進了電梯裏，把他一直送到盡頂上。

「那末，請吧。」經過了廊下，直到二十五號房的門前。

「從此出去。」把他送進房裏，可庫斯不消說是没有進去的，他只在外面差不多站了十分鐘，竊聽裡頭的動靜，遂高興的走開了。

哈爾莫克嚇了一跳，本來因室內黑暗無光，就害怕睡不着覺，這回更是害怕了

。正在心驚時，忽電燈亮了，她的前面站立一個男子。

「又來了！什麼事呢？」她一面站起來。

「唔，對不住，走錯路了，我是想從後樓梯子出去的，請您恕我。我是被人引路到此的……請您恕我的錯誤。」

那男子行一個禮，正想要走出去時。

「不要緊，不要緊，請您不要去，在此暫坐一坐。」

她把他的衣服拉住了，不想這個男子是從來怕女子的。況且又是在這時候，他的毛髮立時豎起來了。

「什麼，什麼事呢？」

「請您千萬聽我幾句話，我看您是很可靠的，大概您必樂意能，祈您在此稍坐片刻，聽聽我的話，好嗎？」

那紳士把她看一看，覺得不是瘋子，也不是假裝的，他才問道：

「有什麼話說呢？」

「那末，你允許了！」

「是的，請說罷！」

她放鬆了拉住的衣服，讓他在牀邊坐下。

「有什麼話呢？」

她眼淚汪汪的，把她所遭遇的一一說出，又說道：

「千萬祈您救我出這個地獄，你一定能救得我的。」她重復的懇求他，那男子

好像想出什麼事似的，突然打了膝蓋說道：

「是嗎？我已知道了，其實我起初也想到這家很奇異的，我今晚是承友人的招
邀，才到這兒來的。」

「你光臨此地，真是我的一顆救星啊。」

「請你不用憂慮，我一定救你出去。」

他說後從袋裏，拿出一張名片來，上面印着侯爵賀爾維……遞給他。

「唔，你就是侯爵！」

「是的，我的父親是外交大臣……」

「是的嗎？很失禮……」

「不，那裡的話，倘若我自己的力量作不到，就託我的父親辦，無論如何總得救你出去。」

說完後，正想起身走的時候，恰好鐘鳴三下了。

「樓下的宴會大概完了，我要走了。明天或今天我一定救你出去。」他說完後出門了。

走到廊下時，果然有後樓梯子，他趕快下了樓，看守後門的聽差，沒有說什麼，就開門讓他出去了。這時霧已晴了，他看見約有一箭路的前面，不知是什麼地方，那個當主人的維登倫和三個人。站在街燈底下，他們看見賀爾維說道：

「如何？所打的賭，不是我們勝了嗎？請給我們你那匹最愛的馬罷！謝謝你。」

原來賀爾維的父親家教甚嚴，他自己自信他的心是純潔無瑕，花柳界是不用說不能去的，就是同這個類似的^{地方}，也是從沒有插過足的。二三個月前嘗和他們打過賭說：若有一次到過這種地方去，他願把最愛的那匹馬送給他們。

「好！一定送給你們，但是你們錯了，幸喜這事有人作證。此後我非與你們斷絕交情不可。」

他怒目把那些驚慌失措的朋友瞧了一瞧後，再回轉原路去，借着早晨的曙光把那所宅第詳細看了一遍，那後門的特別樣兒，尤其深印在腦裡。他又想把那街名記住，一直到四叉路口，看見白牆角上寫着黑街。原來黑街是在倫敦的中央，海德公園西邊，各國大使館，英國第一流的富豪和高官顯爵的人住的邸宅，並排着的後面一條街。這時始知自己到的地方，離他家僅走十分鐘就可到的，很覺驚訝起來。

他到了家打算睡覺，總睡不穩。他想起當初他要進牛津大學的時候，於未出發

的「花」，他的父親種種教訓他的話來了。彼時他從書架上取出古多博士著的「青年的衛生與道德」一書來，很懇切的警戒我不可接近醜業婦和曖昧女，並舉些實例，說明花柳病是破壞青年的生活和毒害子孫的事情。那時我自己確敢發誓，我決不會到那樣地方去，所以和維登倫打賭是一種很容易的事。不想一旦中了維登倫的詭計，真是可痛的很，但是我想哈爾莫克決不是醜業婦，一定是一個清淨無垢可憐的女子。雖然有意把這事對父母說明，惟一想起當初所發的誓願來，覺得不好意思開口，並且又恐怕他父親誤認他當真犯了正規，所以他決定自己獨自去救她出來。

到了天亮，賀爾維趕緊到警察廳去，要求面謁警察總監，不意警察總監因公出京，只得會見警察長，警察長看見名片上印着侯爵，很殷勤的趕快把他請到客廳裏坐。

「我叫作江爾美，不知有何事情？」

侯爵把昨晚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並說倫敦這地方還容得這種魔窟存在麼？請

他想法子把哈爾莫克救出來。警長吓了一跳，強笑道：

「這是常有的事，倫敦裏壞的女子很多的，往往向那無知的高貴子弟說些能使
人可憐她的話，稍為不慎被她們欺騙的人很多。你昨夜碰着的一定是這樣女子無疑
了。」說後很冷淡的現出一種看不起他的態度來。

「那麼據你說的，就沒有去調查的必要嗎？」

「不！不是這們說。」

「那就請你立刻調查去吧！」

「好吧！我一定親自去嚴厲的調查罷。但是倘若把她救出來怎麼辦？您來領去
嗎？」

「是的，你若把她救出來，暫時可將她寄在旅館裡，然後給她的旅費叫她回去
，一切費用多少，請你開一個清單來，我立時還你。」

「這不要緊，後日再說吧。」

「我在家裡聽信。」

「好吧。」江爾美說完話，趕緊佩劍準備出門。

江爾美雇了汽車坐到海德公園西門下車，一直走到黑街門牌六十七號內魔窟門前，說了一句暗號，那守門的，立時把那鐵門開了，警長闊步走入帳房，這當兒主人夫婦剛在喝咖啡茶，忽然聽見頭頂上有人說道：

「你的事情做得也太拙了，無論怎樣說，總是不聽。」

「什麼事？江爾美君！」主人驚問道。

「我不是常對你說過嗎？新貨還未教訓好時，除我們的股外是不可賣的。昨夜不是你把月香賣給外人了嗎？所以這種秘密已經被人家知道了。那人的父親是現任外交大臣，擾不得的，你看這不是糟糕了嗎？」

「真可惡，那女子我早就想靠不住的，不想真作出這事來。」他的妻說道。

「混蛋！」可庫斯漲紅了臉罵着。

「並不是沒有對你說過，常告訴你說，會說英國語的是要不得。」警長憤慨着說。

「是的，我這回沒有留心……是」

「這事更糟糕極了。」

「真對不住，您想這事該怎樣辦呢？」

「沒有法子，只好把她賣出，」

「那末送往安土府去，好嗎？」

「安土府太近了。」

「那就送往巴黎馬基那兄弟那邊去吧！」

「就這樣辦吧，一刻不可遲延了，因我今天須作報告。那二十五號房可令那英國的姑娘住吧。」江爾美像罵似的命令他。

賀爾雅侯爵等了一天，終沒有得着警長的報告。翌晨警長遣一個聽差送一封信

來，信上寫道：

賀爾維侯爵閣下：承囑所查事，我已到黑街六十七號家的樓上樓下詳細搜索了。但並沒有叫哈爾莫克的在裡頭，住在二十五號房的是月香姑娘——她生來就是英國人，並不是丹麥人。她是多年被監視於風紀警察之下的，專此報知。警察長江爾美具。

侯爵看完後驚奇不已，再讀幾遍，終是不能了解。如是他想非再去面會江爾美是不成的了，他赶快穿衣驅車再到警察廳去。

及到廳時，他要面見警察長江爾美，恰巧剛審問案子，不能見客。再問總監回來否，聞者很冷淡的答道：『已經回來了，但現在不能見客，大概須三點四點的中間，能見也不定。』

侯爵沒有法，只得走出警察廳的門，自言自語：

『若是這樣，真沒法可想了，簡直只好自己調查吧！』他坐了汽車，一直到了

黑街門牌六十七號門口，那個鐵欄門鎖着，一個人影都沒有看見。叩一叩門出來了，一個守門的，把門開了。

「有什麼事情？」

「要面會你的主人。」

「主人旅行去了，主婦是什麼人都不見的。」

「其實我是想離一離月香姑娘，請你……」

「沒有許可，我是不能進去通報的。」話未說完，把門砰嘣一下關上了。

這當兒侯爵再也無法可想了，除非將這事對他父親說明，求他藉職權，來辦理外，是不成的了。他就決心這樣兒辦。

次晨警察總監司鐵徒接到外交大臣的電話，說有要事，請他到外交部去商量。

「這種事非常多，真令人討厭，若是江爾美警長親身去調查的，決不會錯。令郎那一夜喝得酩酊大醉，對於這事，請您要慎重些。」警察總監笑着說。

「到底江爾美是一種什麼樣人？」大臣不等他說完問道。

「他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他已做過十五年維持風紀的警察了，他的調查是決不會錯誤的。」總監很堅決的答說。外交大臣聽總監說他的兒子喝得酩酊大醉，立即語塞了，再說不出什麼話了，加上他心裏還有多少懷疑。這一天他特別早點退部回家。夫婦倆把兒子叫到面前，責問大醉的事實，小侯爵很驚訝的跳起來說道：

「這真奇怪啊，那一夜不醉的人，只我一個。我因怕喝醉了，所以我喝酒，還比平常少的多呢。怎麼說我醉了，真冤人太甚。我想和警察官再行搜索一番。」

「你既這樣說，不必去了。」

「但是我已經和她約定要救她出來，現在若置之不問，豈不有愧於七尺鬚眉嗎？」

「不可再去了，那種地方斷斷不能再去第二次的。」

小侯爵被他老父止住，只得遵命。但是哈爾莫克那樣堅忍和他定約，現在不能

如願，心裏惆悵極了。天天賀爾維過那快不快樂的日子，他的父母看他這樣心實不安，想用什麼法子，方能排解那親愛兒子的煩悶呢？賀爾維本志在充外交官，恰好這當兒君士坦丁的公使館出缺，如是他才稍減憂愁，預備動身赴任。

哈爾莫克這時到底怎麼樣了？

六 男子定的法律

小侯爵大概同警察來了，哈爾莫克左等右候的，忽然耳朵裡聽見足音，相信一定是侯爵，和警察官到了，心頭輾轉的跳動。瞥然門開處，進來的並不是侯爵和警察官，是女僕介布西，她手裏拿著她從丹麥來時帶的衣服對她說道：

『你立刻就要動身了，趕快換這衣服吧。』

『是嗎？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的心裏覺得確實被釋放了，非常的快樂，快趕穿了衣服。世界上到底有神明

在，小侯爵的父親，是一個有權力的大臣，我確信無疑的變為自由的身體了——侯爵必定在樓下等着呢，不知道帶我到他的邸宅去，或到旅館去。她越想越快樂，及準備好了，可庫斯和一老太婆從門外進來了。正驚奇間，忽然一件瘋顛人用的黑套子，從她的頭子套下來。只露粉臉，身體是不能自由了。

「什麼事？你把我怎樣辦？」

「安靜點罷！你作的好事呵！」可庫斯含怒說。

「到那兒去呢？」

「到什麼地方都好，到去的地方去！下去罷。」他扯她的後背，直到大門口。
• 可庫斯的老婆站在那兒，對她說道：

「好意的待你，不識抬舉的東西，作出這種事來，這也算是你的報應吧！」

「走，走，那有時間說話呢？」

可庫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她拉上汽車去了。那個老太婆也一塊兒坐上，這

汽車如奔似飛的走向維克多利亞車站去了。

那老太婆買了車票後，出了候車室時，哈爾莫克忽然大喊起來。

「救人啊！諸位，救人啊！我是被這壞人拐騙來的，求諸位救我啊！」

大衆吃驚圍近來瞧，警察也跑來詢問。這時可庫斯和那老太婆不慌不忙的對大衆說：「她患瘋癲病，現在是要領到瘋癲醫院去療治，希望大家不要激起病人的精神興奮。」大衆雖看她很可憐的，無奈是一個瘋子，所以都站遠隨着，待她離遠到看不見了，羣衆才散去。

哈爾莫克被扯上火車後，可庫斯和管車員商量，佔了一間定員六人坐的房子。她再也沒法可想了，並有可庫斯和老太婆在對面監視着。夜裏十一點，那火車才到了一個碼頭停住。旅客下車後，一直上了一隻靠着岸邊的船，哈爾莫克也跟着大衆上船，她就被擁到船中一間狹小的艙裡去。

及到天亮，船已到法國哈保了。他們下船後立刻改乘火車，經過幾個車站就到

巴黎了，這時正是晌午時候。下車時來了一個頭髮和眼睜黑的矮小男子所御的車。可庫斯指那男子向老太婆介紹道：

「這位是馬基那君。」

他們一行坐了馬車。華美的巴黎在她幼少時候，很願一覽為快，現在市街無論怎樣繁華，她到底沒有閒情去看。馬基那污穢的茶色牙齒，在說話時露出唇外，像猩猩似的，覺得着實可怕。令人無心生存在現世界上。不一會過了繁華的街市到鄉村了，那馬車便停住了。有二所同樣式的樓房並排着，他們進去的門口，是懸着一塊「馬基那兄弟咖啡商行」的招牌。這當兒從裏頭出來一個矮小污穢的男子，看起來像和來站迎接的是雙生兒，也縛着黑色的領帶，上面插着女子半身像的象牙飾針。她看一看可庫斯和那老太婆的，又回轉頭來看馬基那兄弟的飾針，毫無差別，這時她才會悟這個是國際的秘密徽章。

哈爾莫克被一個有年紀的女子接上樓去，以外的人進入樓下一間室裡去了。有

權力和有錢的人，居心冷酷的，是不關心於修飾家屋的。他們進去的是一間狹小的房子，房內僅有五六個粗陋的椅子，一個蠅糞沾滿的鏡子和一個桌子外是別無裝飾的家具。

大馬基那向可庫斯問道：

「這就是電報裡說的女子嗎？」

「是的。」

「幾歲了？」

「十八。」

「做過多久的生意了？」

「什麼！剛剛到呢，因為稍不留心，被客人到警察廳控告，所以急速的送到這邊來，你看是不是一個頂美麗的貨？若將她帶往南方或別的地方，一定是高貴得了不得。」

『你想賣多少錢呢？』

『不還價二千元』。兄弟倆聽着大笑道：

『笑話！那裡有的這種價錢呢。若這樣說，那我們就沒有商量的餘地了。我們從來沒有買過三百元以上的貨，這是實話。近來警察偵探很嚴，運貨很難。既然是你的，我可以出大價給你三百元吧，再也不能添一文了。』

『這樣子就沒有法了。』

可庫斯沉默良久，始接續說道：

『待我慢慢再考慮些吧。』

『那麼我們這當兒用飯去，肚子餓了吧？』兄弟倆把他們講入隔壁的飯廳去了。飯廳雖不乾淨而且令人覺得很悲慘的，但飯食和葡萄酒是很豐富的。可庫斯手裡拿着玻璃酒杯嘴裡含着麵包說道：

『以前在巴黎的中央，股份的生意作得很發達，現在還是一樣嗎？』

「是的，彼處不但地方好，就是作生意也沒有比再好的了，不意警察太過於貪心，因此生意不容易做，末了只好倒閉。後來我們暫時到南美的布爾魯斯，愛利斯和孟得地住了好久。這是你所知道的，到了那邊不消說是要和「非立布，卡爾射商店」連絡的。那主人的父親從前是專門買賣奴隸的，從亞弗利加輸入奴隸賣到南美，生意非常發達，到了他的手裡就不作這生意了。他自備了一支船從歐洲輸入貨物，他的船每到碼頭，就在船上拍賣，從十五六至十八的貨最好賣。那圓臉，淺茶色的頭髮是上等的。貨物有剩下的，就漸漸開往南方賣去，獲利真不少啊。加上他又和布爾魯斯，斯利斯的那些上流社會交際呢。」

「是的嗎？那末我帶來的貨賣到南美去如何？越賣得遠越好，因為英國的警察.....」

「是的 我已經明白了，但是那船不湊巧剛出卜爾特二天。一年間只有二次到此地來，但是每次總有千五百個載去。所以於這期間我須集合候着，這街道一列的

房屋都是我們的，貨物都聚集在那裏。你看門面是開果子舖和酒舖等等這家又是咖啡行，這是爲着遮掩警察耳目的。」

「不錯。」

小馬基那接續他哥哥的話說道：

「我當哥哥到南美去的時候，就到東方去了。在那兒我就和波斯王宮裡的侍從長訂了契約，運去不少的法國貨。後來因帳目的關係，就停止運送了。現在交易的地方，只有在土耳其，君士坦丁住的澳大利的女伯爵。最初是專賣俄國貨，近來是你所知道的俄國和土耳其的交易很壞，所以第一可推法國貨了，那淺茶色的頭髮和碧色的眼睛很入時。」

「這些都是從那兒集來的？」可庫斯睜開圓眼問道。

「大部分是從巴黎大商店得來的，我們用很多的老太婆們幫手到各處誘騙。在各商店供職的女子無論什麼地方都肯去的，只要薪水多一點和勞動時間少一點的。」

若罵她們只說在美國的各大商店裏作事，薪水多三倍以上，並且在那兒的女子很受社會上的人士尊敬的，只消這些話是沒有不騙到手的。那時候這邊，得先連絡，因告訴她們若知道詳細的事，於回家的途上到某處門牌幾號詢問，就能知其大概。若來時，就請她們到隣近飯店裡去，這時候就算我們的了。」他站立着作像公雞啼叫時伸直了首頸，和要關門時的手勢說道。

一會兒吃過了飯，他們就再到帳房談價錢，結果是五百八十元賣了。

「虧本很多啊，但沒有法子，常獲利總有一次虧本。」可庫斯不平的說。一面把那錢放在口袋裡，即刻就起身回去了。

被當如瘋子的哈爾莫克承女僕的幫助把那袋衣服脫了，強吃了端來的飯她是在一間天井低的房子裏，房內祇有二把圓椅子，一個洗臉盆和一台鐵製的狹小床，沒有一物，令人覺得很淒涼啊。那窗戶呢，是用堅硬的鐵格子嵌住着，同牢獄毫無差別。她因乏極了，一上床就睡了，到夜裡在薄暗的燈下女僕端了一盃燕可列茶進來

她起來嗎。她看那女僕的面貌知道她少年時頗美麗的。女僕張開了那很美的嘴問道：

「從那兒來的？」

「英國來的，但我是丹麥人。」

「如何被騙到此地來？」

「起初聽了他們的甘言，上了當，後來知道了，和他們反抗，那時真受了他們的慘酷……」她說着忍不住雙淚直流下來，差不多不能再往下說。「此後不知道怎樣？」她心裏一陣一陣的苦痛起來不能再說下去了。

「是嗎？他們將要賣你到土耳其，你全不知道嗎？」女僕說道。

「你有父母嗎？」哈爾莫克問道。

「沒有。」那女僕答道。

「丈夫呢？」

「什麼叫丈夫啊！」

「那就知道了，沒有父母，就無人能知我的苦心……」

「但是我也並非木石，我母親的面貌，我還能記得，你的事我也是極表同情的。」

「那末就求你救我逃出這家，好嗎？」

「這是萬萬作不到的事，就是淚流像海水那麼多，也無濟於事的。因為帳房在門口，加上他們頑固殘酷的兄弟倆，手槍是從不離身的。」

「但是須知有神明在上。」女僕哼了一聲說道：

「神明，你還想世界上有神明存在嗎？」

「是的，的確有神明存在的，壞人定遭惡報！信仰神明的人，就是在危險的當兒，一定受援助的。」

「笑話，無論怎麼樣壞的人——有錢的財產是漸漸增加，坐汽車啦…………在社

會上常居被尊榮的地位；窮人和下等社會人，無論怎樣忠厚老實，從不會發財的。作善事的人從沒有看見得過善報。可見神明是專為上流社會所特有的。下等社會，簡直是無所謂神明了。」

「但是聖經裡不是說神明派遣弟子，到下世來救窮人最可憐的人嗎？」

「我沒有念過這些東西，惟獨就我經驗看來，男子是我們的仇敵，欺騙女子，壞其名節，貞操。他們一點都不覺得有傷天良，真是可恨極的了。」女僕緊握拳頭恨恨的說。哈爾莫克很詫異的問道：

「這是什麼緣故呢？」

女僕鎮抑了憤怒答道：

「你是一位老實的人，雖是羞恥的事情，也無妨對你說一說：當我青年的時候，我在一個醫生家作事，這當兒和一個美術學校的學生，發生戀愛。後來就成為夫婦；那時候因我們倆沒有錢，所以不能正式結婚，說起來同私合的夫婦一樣，雖然

如此，我們也過了三年快樂的生活，後來他漸漸墮落起來，待我也漸漸殘酷了，甚至於打罵我。那時我受虐待不堪，要逃出火坑，不想被他捉住，交給警察。他對警察說：我是娼婦。你聽殘酷不殘酷啊！警察即把我帶區，那時無論我怎麼訴說，決不採納，遂被拘下獄了。在那兒我身上烙印了一個永久不會消滅的記號，就是醜業婦，被送入了巴黎教養所去，這種殘酷的辦法，我自然是用種種方法去反抗，但終於無效。後來我便自暴自棄了，無論什麼事我都幹。」

「唔，也太過於殘酷了！警察有這種權利嗎？」哈爾莫克噓了唾插問道。

「我以這樣不公道爲很可恥的事。那教養所裡都是收容那些從養育院來的，也有被指爲乞丐捉來的，和無家可歸，徘徊道路的。警察捉去後，全烙印號，就送往各處去了，殘酷不殘酷啊！這都是男子作的事情，所以我一生以男子爲仇敵。」

「警察爲什麼把那些女子捉去關在一處呢？」

「他們說是爲着什麼公衆衛生啦……但是只管壓迫女子，有病的男子無論怎

樣都敢放任，在社會上一點兒都不受限制。他們只管任意的作，世上也不過如此，那有什麼正義和神明存在呢！」

「是的。」

「所以我想可憐的女子，正是無所謂神明和正道。至男子無論怎樣，是一種可惡的東西。我嘗進過學校，上帝的話也聽見了。每次聽見說女子和男子有平等的權利，究其實那有什麼真正平等呢！不過把我們像畜生似的看待罷了。爲金錢賣身體的女子是人類的恥辱，所以議會裡國民代表的第一流人物制定了科罰的法律，政府把牠頒布出來，什麼叫作恥辱呢？買女子的男子不是更恥辱嗎？這都是男子定的法律！」

「知道了，你所說的話，我也同樣感傷，但是你就不想逃出這家嗎？」哈爾莫克很懇切的問道。

「我已經臭腐了，流落做女僕了，什麼事我全不要緊的，但是你真可惜啊！我

當盡力幫你的忙。」

「很感謝你，我想寫一封信，不知道可以給我紙和筆否？」

「但是這個必須秘密才成。」女僕說後出了房門外，不一會工夫拿了一支削殘的鉛筆和一張薄紙進來遞給她。她這時感激到眼淚流出來，一面寫道：

侯爵閣下台鑒：我被他們強穿了瘋顛人的衣服，送到此地，若你的力量所及，懇求速來救我。專此奉懇至盼。

書於巴黎郊外比比江四三號馬基那兄弟咖啡商行。哈爾莫克上。

寫完後沒有信封，無法，只得把文字疊在裡頭，像有封緘信的體裁，上面書明地址。但須貼郵票，原來哈爾莫克身下沒有一文錢。無法，將小錶拿出給女僕，請她買一張郵票。

「不用如此，請好好的收起來吧，這一點的郵票，我可以拿出來，替你買來貼上，一定給你寄出的，請放心。」

「謝謝你，那麼就請你……」

女僕出了房門，哈爾莫克朝着她的背，非常感激，幾乎下拜。

七 咖啡一袋

賓爾維侯爵這還沒有往土耳其去，有一天他們一家人吃過中飯，進到談話室裡。這當兒侍僕拿進書信一封。小侯爵早已看見這封寫自己名字的粗陋信，不覺很爲奇怪，把牠拆開一瞧，原來是哈爾莫克從馬基那咖啡商行發出的，讀完非常驚訝，這是一個最可靠的證據了。他的情緒已激昂到忍耐不住。趕快對他父親說明：

「父親！那時我確沒有醉，並且一點都沒有失了本性。您看這個，警察好像和他們一黨似的。所以他們聞風先遁往外國去了，因此我們纔找不到。」他的話勢過激烈了。他的父親問道：

「什麼事呢？」接過信看後說：「這也太殘忍了，真是國家的恥辱。英國的警

察很受世界各國尊敬的……怎麼會這樣，真恥辱啊！」

說後插着手腕，默想道：從前他想自入魔窟調查，被我阻止了，現在糟到這個地步，皆是我的失策，如今決不能再耽誤了。

「但是警察總監司鐵徒決不會作這種事，好！我趕快嚴重的調查去吧。」他的父親自言自語的說。

「父親，現在是不能有一刻的猶豫了，我想要即刻出發到巴黎去。」

「太容易了會失敗，我想還是叫警察去辦，比較好一點。」

「但是再遲延了，不知又逃往那兒去了，不如我趕快去抓他，更覺得妥當一點。」小侯爵很熱心的這樣主張。

「但是你在這月內，不是要赴任到君士坦丁堡嗎？」

「那麼，我即刻去巴黎，等這件事辦完，再往君士坦丁堡吧！」

「是的，就這麼辦吧。你救哈爾莫克後，把她送到家來，我可趁便招呼她。我

本想爲失掉住所的婦人們設置一個快樂的家庭式的寄宿舍，這樣辦可算是我的希望成功的初步。」夫人這樣說，老侯爵也極表贊同。

「但是警察總監那方面也得提一聲。」

午後老侯爵外出，晚上歸邸便說道：「總監聽這樣說，也極爲驚訝，他趕快向巴黎警察廳打電報了，並且給我這張介紹狀。」老侯爵便拿出交給賀爾維說道：

「這拿到巴黎警察廳去，藉他權力去辦，較爲妥當。」

「謝謝！那麼我今晚十點鐘即起身。」

「動身那末急，幹嗎？」

「是的，我已經預備好了。」現出一種很急切的態度答着。

小侯爵即晚出發，次日到巴黎，寓里伯利街旅館，纔安置好行李，即到警廳去。

總監黑布魯是無髮，而有年紀且有人格的人，很鄭重的接待小侯爵。

「我接到倫敦長篇電報後，即刻從事偵查。馬基那兄弟今晨七點鐘已被拘監。

他的哥哥本是船員，在邁巴黎設個公認所，因為收容些未成年入，所以被查封，」

「是的嗎？甚很盡力的，謝謝您，可是那丹麥的女子怎麼樣了。」

「這個現在還不知道。」

「一定在他家裏無疑的，你看她來了這封信。」

總監把那封信剛接過來，就遞還給他道：

「我不懂英文，倫敦警察廳給我的電報，我已經很詳細的明白了。」

「那麼又被逃去了嗎？」

「差不多這樣吧！他家的樓上樓下，已搜遍了，只有他們兄弟二人，馬夫一人

外，連一隻貓都沒有。」

「帶往什麼地方藏去呢？又再賣出了吧！」

「大概是這樣，他帳簿上只寫咖啡一袋價一千元，由馬爾塞送往君士坦丁。這

一項是末了一筆。他們在帳簿上往往當作貨物一樣的寫着，所以我想大概指着的是人，我立刻派偵探追去。大概一星期內，一定有消息，請你候候吧！」

「可惜，可惜，這也沒有法子。」

小侯爵不得已只得候着，那些日內，或弔古戰場或遊威爾塞宮殿，或在劇場中銷磨日子，好容易盼到第七天，便去會見總監。黑布魯現出一種狼窘迫的態度說道：

「對不住的很，嚴重的審問被告，並沒有實供出來，不過據一個女僕說：兩日前有一個丹麥女子住過兩天。在警察搜索一點鐘以前的時候，來了二個男子，把她當作藏人帶走了，大概是要乘往馬塞停泊的船，我聽說即趕快派人赴馬塞偵察。」

「迷着了沒有？」

「不期船已出航，無法只得打電話託君士坦丁當局代辦，不過土耳其警察是很無望的。因為東方販賣人口，是公然許可的。」

「我想誘拐或不許可能。」

「並無証據，況且作這種買賣的人全靠腕力呢。在小亞細亞地方，有許多作盜賣女子，販賣到遠方的生意的人。」

「我所尋的女子是丹麥人。」

「那末，你應該到丹麥公使館報告才好，馬基那兄弟是法國人，應受法國政府裁制的。」

總監沒話可說了，站起來要告辭。小侯爵無法只得出了警察廳，追回到旅館，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父親，即日就起身經由維也納和布多柏斯多，坐往君士坦丁堡的快車。少年外交官對於巴黎警察官的無能，非常憤慨。

晨光寒冷，凜凜刺骨的一天清早。哈爾莫克被兩個男子接去——二個頭髮和眼睛都是黑的，鼻子向上，唇薄牙齒不潔的，一的腦袋很大，一個特別小。大頭的叫那小頭的作愛伊特，好似他上頭的人。愛伊特用流暢的法國語說道：

「今早不是很冷嗎？已……到此地，可以換帽兒了。」回轉頭，看那大頭。

三人出了馬基那商店，直投巴黎北車站來，他們倆就脫下絹帽，換上赤色呢製的土耳其帽。愛伊特很嚴重的監視哈爾莫克，並吓嚇她，若她逃跑了或喊叫起來，他必不赦。哈爾莫克知是自己的命運，只得服從了，一切聽他們的話。在火車裏遂被脫下瘋顛衣服，所以吃食和一切的事，都很便利的。車到馬塞時，天氣已暗，即刻坐上馬車，經過鬧熱的街市，不到二十分鐘，即到了碼頭。那邊有些戴着土耳其帽的阿刺伯人和頭上用布包的印度水手，手裏拿著擲子在一支小船上候着。他們被接上小船，穿過無數的輪船帆船和軍艦的前後，才到了船在港口的一支兩個煙窗的汽船。這是最後的搭客了。他們上了船梯，不知踏進了船艙否，就聽見發「開船」的號令，那船便開始進行了。

翌晨哈爾莫克到艙板上眺望大洋，船往那兒進行，她是茫然不知的。稿上頭懸

着一面有星羅和新月模形的土耳其國旗。水手差不多都是土耳其，阿刺伯，和阿非利加人，像船上職員的，都戴着土耳其的赤絹帽。哈爾莫克背後有一個雄偉的水手，拿着手槍，佩着腰刀，不即不離的跟着她。這時候愛伊特也走上艙板，很和氣的同她談起話來。

「到底上那兒去呢？」

「什麼地方嗎？你聽着吧，總是到對於你有幸福的地方去。」

愛伊特回答說。這時有四個像西班牙人似的垂髻女郎，擁着一個男子，很快樂的從艙裡踱出來。

「他們都是作什麼的人？」

「那些女郎都是坤伶，男子是監督，都是到屋列塞去的。」

她們一羣都向哈爾莫克瞧了一眼，就在艙板上散步。那男子襟帶上插着一支女子樣的象牙飾針，早已被她瞧見了。

次日船抵意大利的節諾瓦碼頭。有一支小艇坐着五六個年輕女郎和一個老太婆，款款的搖櫓而來。她們都登船梯上來，像搭客似的。那個所謂女伶監督的男子即刻和老太婆咕嚕咕嚕的說了好些話，並給她好多錢。她復返到小船上，這當兒大船便開始航行了。

遙見西西里島在左方。再過了挨多那海峽後，搭客大部分上艙板上觀賞那四圍美麗的景色。乘客差不多全是女子。那好景漸漸的向船後去遠了的時候，客人已都進入船艙去了。這時只剩下一對像新夫婦似的男女，走靠近在藤的長椅子旁邊眺望着茫茫海波的去向，和聽那白鳥的啼聲的哈爾莫克身邊，那男女問道：

『您好嗎？』

『謝謝你。』

『身體好一點嗎？』

『不，我沒有病的。』

她說後那夫婦倆不知何故對瞧一瞧，那男子叫牙列博士，土耳其人，在法國學習眼科的時候，皈依耶穌教。這回他在巴黎新娶了夫人，要回君士坦丁去的。他從船長處預先聽見哈爾莫克是瘋子，所以他不敢再問他的病，恐怕於她的病症有害。現在他轉問她的生國及丹麥的歷史，現狀等等，他應答如流，一點兒都沒有錯，恰顯露出受過教育似的。

「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這次是博士夫人問她說。

「不知道要到那兒去。」她已含着眼淚，說不出話來了。

「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嗎？你怎麼了？」

哈爾莫克用手巾止住了眼淚，將離開了丹麥家，一直到如今所受的艱苦，一一的告訴他們，博士夫婦倆聽說非常驚訝。

「這真可憐啊！我丈夫這次到君士坦丁去，大概是在皇宮內服務，或者能幫助你也不一定，請你不要憂慮，安靜的候着吧！」夫人說道。

「大概是從君士坦丁堡吧，但不知帶到何處去呢？」博士把這事，當是自已的似的。

「我想大概是帶往皇室哈羅那裡去，若在彼處，待遇却不錯，在皇宮哈羅那裡住的女子分作四種階級：第一是皇太后，她有最大的權威，皇太后有二個，一個是當今皇帝的生母，從亞魯米尼亞亞瑟陸上來的，早已駕崩了；第二是皇后，就是正宮，皇帝也同一般回回教徒一樣，能娶四房皇后；第三是內侍，就是皇帝合意的女子；第四是普通的女官，規則裏定新進哈羅的女子，都是女官，其中若有被皇上看上眼的，就可以漸漸兒升起來。但這是很不容易的，大多數的人，差不多在這階級過一生的，惟到了一定年齡時，便有恩俸可領，能夠過快活的日子，到死時……。」

哈爾莫克每聽一事，就瞪着那驚訝的眼睛。

「不知道能够逃出那所謂哈羅的皇宮嗎？」

「這是絕對不能的。昔日皇郎在司丹布爾市街時，被當今皇帝的黨徒刺殺後，

就遷在依魯介斯了，那邊有中國都市式的城牆，圍繞着三重。那裏頭有禁衛隊，都督圍。哈羅的門口，有衛兵佩劍荷鎗把守着，怎麼能夠允許裸頭的女子跑出來呢？

哈爾莫克喪神落魄的嘆了一口氣，垂頭不語。

「喂，我的丈夫還有一事忘記了，在哈羅住的女子能夠接受外人的訪問，那時我一定時時去打擾你吧，若眼睛有了病，我丈夫可以給你診察。倘若升在內侍以上時，就可以外出了。」她安慰她說。

「但是衛兵是不離的跟着。」牙列接說道。

哈爾莫克這時忽然想起賀維爾侯爵來，她把這事也告訴博士夫婦倆。

「我在巴黎時，曾發一封信，不知道他接到了沒有，我的住地有不能不告訴他的義務。這件事求你二位幫助我，好嗎？」

「可以，這點事情你放心，侯爵大名，是世界上最人所共知的。第一我們可以到

丹麥公使館詳細報告，一定盡我們倆的力量，使你能得到自由爲止。」

『非常感謝你。』

這時博士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回不知將你帶到什麼地方去，須船到了，有人來接，才能知道。我想大概是司鐵倫斐爾女伯爵來接，那末，就是到皇家哈羅去的。那婦人本生在澳大利華族家裡，嫁了一個外交官，女子若失掉女子的本色，無論生在怎樣高貴家，也不免不引起丈夫的厭惡，後來離婚了。她有跑馬的絕技，後來就作了馬術師，流蕩各地，不幸傷了足，就成了跛人，沒有法，只得經營股分公司，又把全部財產虧損了，就流落到君士坦丁，不知怎麼弄的，就入了皇室哈羅那裡，現在是在那兒司理會計，賺錢可不少。」

聽了這些話，哈爾莫克覺得被帶到土耳其國的事，髣髴鬚髯的展映在眼前。這當兒，她再想詳細的訊問一些時，不意那愛伊特漸漸的走近前來了，博士夫婦

即時沉默不說了。

到了黃昏時候，已過了馬爾馬拉海，駛進卜斯破拉斯海峽。便瞧見七個山坡上的三百個寺院——那傻頭形的金屋頂，很壯麗很輝煌的矗立着——和受着夕陽的微光，照耀着的君士坦丁全市，像金銀的海潮蕩漾似的。不一會，船到碼頭，停住了。不覺像身歷「天方夜譚」裡的實景似的。

牙列博士對他夫人說道：「這是皇宮裡的碼頭，這樣看起來，此船內女客大概都到皇室哈麗去的。」

這當兒有一個黑髮年老的婦人，穿着很闊綽的洋服，已經上船來了。她和船長寒暄幾句，又和那所謂監督的西班牙男子說話，從他手接了四五張貨單似的東西。這時那男子引老婦人臨船上站着的女子，那老婦人各各從頭髮到指甲看了一遍，遂給那所謂監督的男子很多的錢。這時愛伊特也來引老婦人來臨哈爾莫克。

「這位叫司鐵倫斐爾伯爵，她要帶你去的。」

哈爾莫克早已料到，很爽利的答道：『是的嗎？知道了。』她向博士瞧了一眼，告以離別之意，便跟了女伯爵後頭，心內戰慄的上岸去了。

八 哈 簾 的 珠 玉

三輛朱漆描金的馬車，女伯爵，哈爾莫克，和一位從意大利來的女子坐了一輛，其餘二輛，是從西班牙來的那些要到屋列塞當坤份的和其他的女子坐的。車站前頭，有像護兵似的騎馬兵士，分成二列引路。

女伯爵差不多有五十歲光景，身材瘦小，額上的頭髮散蔓着。聰明似的眼睛，看着哈爾莫克，用法國語問道：

「你會說什麼話呢？」

「母國語外，英，法，德，諸國的語言都可以說。」

「你的母國是那一個？」

「丹麥。」

「是。那你是從那兒來的？」她轉向問那在對向坐的意大利的女子。那女子像害羞似的答道：「不知道。」他也沒有再問下去了。良久哈爾莫克開口問那女伯爵道：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皇宮去的，——很多女子都爲着爭寵鬥艷，一意的潛心修飾，若你就是素髮淡抹，也可算鶴立雞羣了。女子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趕不上像那邊待遇的好。這真是你們的幸福啊！」

她暗想這個確實被博士猜中了。但是現在只好靜默着不說什麼的好。

他們一大隊上了坡子，就到第一重城牆了，那兒有三座門併排着，左邊小門，是限步行者走的，右邊的大門，是大理石造的，雕刻着各種模形，金銀五色，一看就知道皇帝出入的御門了。中央的大門比較樸素。各門皆有着制服戴赤色土耳其帽

的番兵，很威嚴的站立着。那中央的大門一打開，他們一大隊的人受了衛兵的敬禮，一直向裏面進去。裡面左右全是兵營，那第二重的城牆，比第一重的還高厚。再進去，就看見一些像工作場似的房屋，和宮殿式的房屋了。從車窗裏女伯爵用手指着說明道：「那所殿宇裡，普魯士的哈音利親王住過。那個黑的殿宇，是德國凱撒和塞耳比亞的王住過的，那不甚高大的山岡上的便殿，是皇太子魯多爾和富爾棣蘭王的宿所。還有那個小島上的美麗的御殿，是皇帝每日到那兒攝影，繪畫，或奏音樂等等，一日中大部分銷磨在那兒的。」

第三重更高大，併且又很雄壯的。一進裏頭就看見全是高大莊嚴的樓閣。最嚴整的是皇帝的御殿，那後面有走廊接連着哈堡後宮。那哈堡全是用白色大理石建築的，論起來，可算是第一的了。又是一種阿刺比亞式的建築，真是極盡奢華了。房屋艷麗堅壯，窗戶皆用鐵欄着，正面牆的中央，是銅造的，門是用黃金色的金屬做的。進了這個，就看見正面大理石的台階上站着禁衛總督。禁衛總督，就是管轄

這都市的護衛長官，月薪三千元，職位雖同麥卡的太守，埃及王及布魯加利亞各藩侯相等，但是論起勢方來，却比他們大的多。他是個無鬚黑漆臉的大漢子，說他是人，簡直不如說他是個獸類，還比較容易猜想得到。這個極樂園的又奇怪又偉大的守門者，向女伯爵點頭表示歡迎，他又隨指着跟隨女伯爵的人一塊兒上階來。走到上面看見地下全是鋪着紅色大理石，有走廊通到各處，出來的黑人衛士和女奴都向女伯爵一行跪下叩頭表示敬意。女伯爵又引她們再上一層。各間房門，都有衛士站着，在那兒把門開着等他們進去。一人一室的吩咐她們進去了之後，女伯爵向哈爾莫克說道：

『這間是你的房子。這二個黑奴，一個叫作阿九，一個叫作阿初，是服侍你的，此外看守的人，內外各二人。』她說後鞠了一個躬出去了。

哈爾莫克的房子，是一連三間的，前面一間是看守人住的。次為休息室，再次為臥室，都是陳設着東洋式的裝飾品和家具，燦爛得令人眩目。那臥室裡的鏡台，

是用大理石造的，上面排列着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等處出產的有名香水，香油，白粉，脂粉及其他的化粧品和器具，無一不備。美麗的衣櫥裏，掛着無數的華美的衣裳，香氣撲鼻。那二個侍女言語一句說不通。但是無論什麼細少的事，無一不服務得週到，就是要一張紙，都不用主人親手去拿的。不一會哈爾莫克換了衣服想休息一會，就入了休息室去。她走近靠窗戶旁邊的一把安樂椅上坐下，忽看見隔房裡二個看守人在那兒，一個編織襪子，一個在一條白布上刺繡。她想這些人早晚不離的守着，覺得討厭起來。向四圍的庭院瞧瞧，見那湖水被夕陽的微光照射着，各處的綠色的樹木和赤白的花，到處亂開着。湖心的大溫室裡椰子的葉聳立着，又不知何處合唱的歌聲乘風送來，鳥兒的啼聲也同時送入耳裏來。那將落未落的夕陽，不一會工夫也被靄雲漸次的包去，頃刻間大地全黑暗起來了。

室內已經點上燈了。不一會兒女伯爵進來，她穿着一身約土耳其裝服，幾乎令人不能認識，向哈爾莫克說道：

「你趕快換衣裳吧！今晚是皇后陛下的宴會，你們都在被邀之列。那臥室裡的衣櫃內同我們穿的衣一樣的很多呢，請趕快換吧。」

「是這樣服裝嗎？」哈爾莫克驚道。

「是的，宮內都要穿土耳其裝，若歐洲來的客人，就穿法國裝。等一會兒奴僕就來她們可以幫你穿。你穿一定很合適的，今天的福星必拱照着你的，皇帝的眼，總會射在你的身上。」

「唔，這個我不幹，求你恕我吧。」

「什麼，也不是小孩子。若被皇帝看上了眼，即刻就能昇級的，並且又可得加倍的俸金，斷沒有再好的了，不但如此，若僥倖得了孩子，就變成女王了。現在正妃僅有一個，只好小心一點服侍，還怕什麼不到手呢。」

哈爾莫克聽說，心裏非常不快。說話中，女僕進來。她沒有法，只得服從，方要走入臥室時，女伯爵喊她回來再說道：

「等一等，還有話說呢。到那兒還有禮式呢，你須學會才成，第一：比你上級的除非他們先問你說話外，你是不能够先開口說的。其次若見了皇帝和皇后時，是不可不行東洋式的敬禮，要半身向前，右掌先掩着口，次把那掌摸額上，吸足底下的塵埃，若被命令怎樣，是決不可違反的。知道了嗎？趕快預備去吧！」

她說完後，就出去了。哈爾莫克任憑那二個女僕給她穿上衣服，那個阿九又用墨給她畫眉毛，阿初就向她的頰上和唇上擦胭脂，又給她拍上白粉。打扮後哈爾莫克拿出鏡子向自己一照，不覺笑起來。那二個女僕也打開了厚的嘴唇，露出白齒來，不客氣的也大笑了一回。差不多再過了十五分鐘，衛士進來，她就跟他們走了。轉灣抹角，走了一會，到一個大門口。忽看見七個同船來的女子。也穿着土耳其裝，跟着女伯爵在這兒笑着，一會兒來齊了，就一塊入御殿去了。坐位差不多都被哈爾莫的上級宮姬占滿了。她們穿着鮮艷奪目的衣裳，胸前，耳上，頭髮上，指上都佩戴着鑽石珠寶金玉等物，明亮晶瑩，幾令人疑爲人即珠寶，珠寶即人，遂不覺連

想到小說裏的月裡嫦娥，龍宮仙女降凡了。

皇后鐵卡西坐在上面的三個緋布圍相疊的墊上，頗有年紀，但因濃粧和衣服的鮮艷，髮髻像十四五的少女。她正在和她的妹妹——內務大臣的夫人——談話，身傍坐着六個從五歲至二十歲的王女，下面的地板上，是內侍坐的，其次是許多命婦的坐位。

不一會工夫，皇帝從裏面出來，大衆站立起來向他行敬禮的時候，音樂就拍奏起來，傍邊的舞台幕開處，初而羽衣之舞，次而神之舞，及其他種種的跳舞，接二連三的演下去，令人看得出神忘形。這當兒，菜肴，菓子，餅和咖啡等等已擺到各人的面前了。

更已深了，皇帝覺得有點厭倦，遂站立起來，這當兒音樂也就停止了，皇帝引着王女，到那些宮姬的坐席裡遍走了一趟，末後女伯爵給他介紹那些新來的女子，他詳細的看了一遍，非常喜歡。那些王女中有個叫作明庫的，年才十五，向哈爾莫

克注目爾麗。

「你是從法國來的嗎？」那王安用法語問說。

哈爾莫克很畏懼的回答道：

「不是的，從丹麥來的。」

「唔，就是那德國隔鄰的小國嗎？」

「是的。」

「父親，她的臉貌很適合我想畫的圖畫，請給我吧。」明庫王女懇求她的父親

說。皇帝道：

「唔！也好，暫時給你當作模型用去吧。」

他回答後就進了內侍坐的坐位去。那明庫王女仍停着沒有跟去，她向哈爾莫克說道：

「我想要畫一個小說裡的女王，你的臉貌剛合適，求父皇把你給我，已得允許

了，請你明天到我的畫室來吧，我當派人接你去。……北國的人還有一個在這兒呢。她是瑞典人，是我哥哥的母親。」

「唔，瑞典人，在這兒嗎？」

雖不同國，但同是北方又是隔鄰的國，哈爾莫克不覺如同他鄉遇故知了。

「她在那兒。」王女指着坐在上面的一個很壯嚴的宮姬，——她沒有和別人談話，左右有侍女服侍着，宛如一顆北方的樺樹似的坐着不動。

哈爾莫克忍不住問道：

「她怎麼會到此地來？」

「這個我不知道。這裏各國來的人都有，但我却沒聽見怎麼來的。你的名兒叫

什麼？」

「哈爾莫克。」

「你的名字一點兒都不難叫，這邊因外國的名字難叫，都要改名的。那個瑞典

來呀，叫做寧華，她的原名不知道叫作什麼。……那末我們明天見吧。」她點一點頭，明庫王女就向他父親那裡走去了。這時哈爾莫克想即刻就到內侍靈華那邊去，又因受着下級人不能向上級人先開口的忌，只得止住了步。

皇帝走後，那些宮姬也按着次序的，留着一陣薰香各自回房去了。哈爾莫克也被奴隸引導回房，就登上繙做的極軟的床上，疲乏得忘了過去和將來種種的事情似的，到睡鄉去了。

九 模型的女王

翌朝哈爾莫克跟着奴僕到浴室去，從哈爾宮殿經過玻璃製的走廊，就走到有宏大大院子，青色大理石作成的二室，一面是蒸浴爐，一面是廣大的溫水浴池，四圍的柱上都有噴霧管的裝置，處處排列着大理石的凳子，有剛洗能的宮姬們，在那兒高聲浪談。

哈爾莫克先入蒸浴爐裡，二個女僕幫着按擦身體全部。回到與浴池相連的休息室的時，又進咖啡茶，麵包，香蕉，葡萄等，放在桌上的金漆盤裡。

浴罷回到房中，女僕盡量的替他洒香水，又擦那西方的化裝水，經過半點鐘後，看守人來報知早餐備好，女僕遂領她往飯廳去了。每六人占一圓桌，桌雖不少，已經是衣香釵影塞滿一屋了。但是內侍以上的人，都是在自己房內進餐。來此地的只有命婦罷了。每一個命婦身後敬謹立着一個侍女。早餐的菜單是肉湯，炸羊肉，燉雞，菜蔬是土耳其有名的『博以里克』，此外還有餅乾，橄欖子，烹熟的菓子等。哈爾莫克的同桌內，有那三個說到屋列塞去的西班牙坤伶，其中有兩個眼睛已哭腫了，另外一個也一些東西不吃。哈爾莫克向之很表同情，無奈言語不通，也無從安慰。

餐畢休息一點鐘，女婢替她戴上了白花邊的帽子，披了一件紅色的輕外套，導至屋外，早有侍者，在那裏等候。侍者忙行了敬禮，說了些什麼她不懂的話，只有

明庫王女一句，尙遠明白，才想起是昨天約定來接的。

出外一瞧，那在室內視線所及的庭中，薰風撲面，麗日布雲，綠草纒紉，香花叢生，湖心白鳥正悠悠的蕩漾波紋。從外國購來的奇樹異木的影兒，都照映在水中。她乘小艇，渡到湖心島上，穿過綠陰深處，步白沙小徑，到水晶宮裡。但見棕桐科植物椰子等生得非常繁茂，爾科植物的粗莖上，開着像蝴蝶和雪片，百合花和種種花全有。從阿非利加，南洋，印度，中國，日本，各地運來的奇禽珍鳥，在籠中囀囀的可愛的咽喉叫着。中央空地，畫架兒豎着，明庫王女背後站着許多侍女，在那兒等候哈爾莫克。王女說道：

「唔，你來了，請這邊坐。」她指着一隻剝皮的獅子。哈爾莫克向王女行了敬禮，便脫了帽兒和外套，依她的說法坐下。

「土耳其把這個當作百獸之王。」王女用手摸摸那獅子的頭，又接說道：

「你裝作女王……坐在這兒，手要這樣的抓着鬚子，現出暢快的神氣駕馭着，

『是這樣嗎？』哈爾莫克整一整姿態，給王女隨着說道。

『是，這樣好極了。』

油繪顏料早已調和好了，一面談着戲劇小說等，便慢慢的動起筆來。不意兩三頭獐犬，恰引導皇帝臨幸此地，皇帝向模型與繪畫，笑着比較一下，屢屢向王女指示畫中應修削的地方，又對哈爾莫克說了些她不懂的話，王女爲譯道：

『會說土耳其話嗎？』

『不，還沒有學。』她答道。王女再譯道：

『要快些學習。』

『是，一定快一點學習。』她回答後，皇帝非常歡喜，就步向湖邊去了。王女差不多在那繪布上，畫了兩個鐘頭，只畫完了哈爾莫克的形態，王女說道：

『今天就到這裡吧，明天再來。』

那模型算好了。

「我們一塊兒走罷。」王女放下繪具，就引着爐，出了水晶宮，有許多的女婢服侍着。坐上了小船，看見四處的畫舫裏，坐着宮姬，徐徐搖槳；樹陰下和花壇間，仙女樣兒的也很多。一陣一陣的微風送着春日的薰香。小船到了柳樹的岸邊，王女在前，次哈爾莫克，後面跟隨着侍女，緩步徐行，走過草地上的小徑時，忽碰見一個宮姬。王女向那宮姬說道：

「這是你們國的人。」又向哈爾莫克說道：

「這是靈華宮姬。」

王女把她們倆介紹後說道：

「你們慢慢的談吧。」說完便走回去了。靈華很驚訝的問道：

「你是瑞典人嗎？」

「不是，丹麥人。」

「是嗎，差不了多遠。」

「是的。」

「我說的話，你全懂嗎？」

「大部分同樣的。」

「是嗎？好極了，我們到那邊慢慢的談吧。」靈華手指着樹下的亭子，就引她去了。

「原來是這樣，那末，你是侍奉王女嗎？」

「不是的，給她作模型的？」

「是嗎，皇帝去過了嗎？」

「去過了。」

「他曾對你說什麼話嗎？」

哈爾莫克全不知道她爲什麼問這話。這時靈華宮姬心裡已生起嫉妒來。幾乎口裡要噴出火燄。

「他說一些土耳其的話，我一點都不懂。」哈爾莫克回答說。

「是嗎？」靈華冷笑說。

這當兒走近來五六個宮姬靈華就改變了別樣的話說道：

「到我那兒來玩吧，一定請過來，我當派人接去。」

靈華站起便走了，哈爾莫克雖不忍分離，也沒辦法。

回到自己房裡，一會工夫第二次餐又備了，及吃過後，靈華宮姬派人來接，她心裡非常高興，跟着差人去了。到了她房裡時，茶，餅乾，烟和果子都全，她受盡極度的款待。哈爾莫克很感謝的說道：

「很多了，很多了。在這邪教的國家裡，你爲什麼也滿足呢？」

「耶穌教國和旁的宗教國，不是女子同樣得不到什麼權利嗎？在那邊不如到這裡好。」

這句話作了談話的種子，靈華就大發起議論來了，說：

「土耳其歷代傳說，若沒有女子，天就不會亮。後宮很有權利，皇后和內侍差不多都是外國來的，因而能左右政治。」把那歷史一一對哈爾莫克說。接着又說道：

「因此那暗殺和毒殺的事情，時常發生，在皇統的繼承問題上，最是厲害。」她說後就詳細的問她，今天皇帝幸水晶宮的情形。又問道：

「你爲什麼到這邊來呢？請把家族和賣身的理由說說。我把你當作姐妹看待，請你告訴我。」

哈爾莫克聽說，很喜歡的把她從丹麥出發，一直到現在的種種情形告訴她。她也爲之含淚嘆息不已。

「你的情形我已知道了，但我的情形也須告訴你，我的遭遇却沒有這們厲害。我的父親是瑞典的軍艦長。有一年載着練習候補生，經地中海，來到土耳其，我的母親妹妹和我三人從陸路來君士坦丁。那時我父親每晚上陸來找我們，非常的快樂

· 這當兒有一天晚上，我父親設宴在艦裡，把那些土耳其的高官，和外交團通統請來。這個不用說，我們當然裝飾的很好去赴宴，坐裡有一個土國海軍大臣叫海遜——這人皇帝很寵愛他的，因先帝駕崩時候，當今皇帝被他的伯父盛在獄裡，這個海遜就把親王刺死了，救出皇帝，即了皇位。此人名聲很壞，有一次查出來侵吞造艦的款項很多，皇帝一點都沒懲辦他。——到散宴時，海遜看我們要回去，便向我們說，他願用自己的小船送我們，那時我父親說這是很榮幸的，就拜託他送了。船到碼頭時，海遜先跳上岸去，扶我的母親和妹妹。這次該輪到我上去了，不意那海遜再跳上船來扶我時，那小船便一直的向後退去。海遜向我母親說機器壞了，等一會修理好了，即刻就送我回去，請她放心。他說完後，船只向後退，一直退離岸很遠了，陸上燈光漸漸不能看見，忽然一個皮袋子向我頭上套下來。後來就到了哈羅，獻給皇帝了。」

「也太殘酷了。」哈爾莫克揚眉說。

「是的，後來覺得沒有法，只得隨他去了。這麼一想，心裡却覺得舒服些。起初一年間，天天是很快活，像在夢中似的過去了。」

「是嗎？你……」

「是的，後來我思念着父母，敵不過我割掉愛兒的心切。」

「你有兒子嗎？」

「是的。」

「那末，是皇帝的嗎？」

「是皇帝的。」

哈爾莫克發呆了。

「但是快樂也不過一剎那間，因為內侍們非常的嫉妬，那皇后鐵卡西的心地更壞，起初皇帝想把我升了皇妃，到了勅詔要發的前一晚上，鐵卡西來請我赴宴，那時我心裡雖覺得奇怪，只得養男而去。唯我處處留着神，後來捧出冰其林來，我益

覺奇異，剛在想用什麼法，對付的時候，可巧有一隻雄鸚鵡弄斷了足鏈，從撞木一直飛到對面的雌鸚鵡身上交尾，這株一騷動起來，羣鸚鵡注視到那兒去了，我便乘這機會把自己的鏈和侍女的盤移換了。那侍女吃了後不到五分鐘，肚子便痛起來，到夜裡就死了。我看這種情形，就對皇帝再三辭了皇妃的爵位。及生下皇子，你說皇帝怎樣呢？就不睬我了——永沒有再來——我沐着回回教的恩光，在天堂裡不過一年的光景，雲繞繞着我的頸，漸變成了暴風，從此十五六年，備嘗艱苦大受冷遇。」她說後不覺流下淚來。

「你的兒子怎樣了？」

「按照此國的規則，王子須在別的宮裡居住。他也像大罪人似的，被無數的看守人監視着，現關在北野的城裡。今年十六歲了，內侍命婦也很多，從沒有來看過我。」

「真的嗎？運氣也太壞了，我一聽見這話，確實無心在這裡，不知能逃得出去

嗎？」

「這是很難的，但是市中若有熟人，出外時逃走的很多……」

「唔，是嗎，我却有認識的人。」

這當兒天已黑了，侍者來說道：

「劇要開幕了！」

他是來報告那每禮拜三日——爲着加添哈羅裡的興趣演的——，戲已準備好了。宮妃非穿正服到場觀看不可，這時靈華向哈爾莫克說道：

「請你此後，常過來談吧。決意來，我就派人去接你，我們倆當像姊妹似的看顧。」

「謝謝你，我是一定來的。」

她像在沙漠裡發見了泉水似的，很感激着他的情誼。

十 活 的 石 頭

哈爾莫克每日的職務，除沐浴吃飯外，即到水晶宮去作模型。這些事表面看起來，真是在樂園中生活着，皇帝每日總到水晶宮去，把明庫的書和模型比較起來，也時常的給她修正。有一天皇帝令王女作繙譯，向哈爾莫克說：

「你的土耳其話進步了嗎？」

「每天下午跟法國的女教師學着，漸漸有點兒長進了。」

哈爾莫克回答後，皇帝現出一種很滿意的樣兒。

翌日皇帝親身攝了模型的像——駕駛着獅子的，站立在獅子傍邊的，和親自給她改正的姿態種種——末後他用不精通的法國話說道：

「謝謝你了，你很美麗。」

皇帝很得意的，笑容滿面。這當兒在隔玻璃窗的樹下，有一個婦人窺見這種情

形。他穿着一件金線縫的外套，一望便知是靈華宮嫔了。但他並不放在心裏，及回，去的途上，恰巧碰着靈華，她厲聲的說：

「皇帝撮了你的像嗎？」

「是的我很不樂意給他撮去。」

靈華很不自在的——像神經過敏似的——獨自屈指算道：

「快到寅日了。」

「那一天是祭日嗎？」哈爾莫克問道。

「一句話說起來，便是出頭的夜，俗語是無理的用暴力壓迫的意思。」她回答後，似乎深思，沉默良久接着再說道：

「我們到湖邊散步去吧。」她先站起身來走了。

「你所認識的博士夫人，來找過你沒有？」她突然的問道。

「不，還沒有。」

「她的丈夫現在當了御醫了，叫他來才好。」

「是，很好，我的眼睛正有點痛。」

「沙塵很多，容易壞眼。那夫人你非先訪問不可，這麼來，她一定能幫助你的。」

她說罷，恰巧別的宮姬駕船來，她即離開，坐那船去了。哈爾莫克也回到自己房裡，想起靈華的舉動，露出很憤怒的樣子，疑她一定是嫉妒。但是這皇帝胆敢廢殺阿魯麥尼亞和馬西多尼亞非人道的暴君，何用那羨慕，與嫉妒呢？愈想着愈不可解。這當兒剛好女伯爵進來說道：

「恭喜，恭喜。」

「有什麼喜？」

「你作模型，皇帝不是把你像撮了嗎？」

「這個就是恭喜嗎？」

「唔。你還不知道，若皇帝和一個人說上幾句話，那人即刻就尊榮起來，旁人也最羨慕。寅日快到了，這次該當被選，是了，是了。」

「是什麼呢？我一點都不明白。」

「你或者不懂。每月的寅日，皇帝要到廟裡去，許給人民拜謁，到了那夜人民須獻上處女。普通差不多都是皇帝早先指定的。這次據一般的批評說，是要選你了，真是恭喜的很啊。」

「笑話，這是最厭惡的事，若真有此事，我就要死了，恰好我的眼睛痛得了不得。」

「這可了不得，若眼睛痛，須趕快請醫生，不過今天晚了，明天午前一定來診視，你常說小孩子話，真令人無法。你想被世界上一個天子裡的天子——摩罕默德的皇帝——看上了眼，這個名譽在那兒能夠得到呢？並且財寶任你使用，又位居皇后，後來就皇太后也作得成，這不是很榮幸的事嗎？你再仔細的想一想吧。世間的

女子不是想得財寶，位置，和勢力，在那兒只管望空夢想嗎？你不是爲了這些才出了你的家鄉嗎？現在快要達到目的，爲何又來說什麼不願意呢？唔！精神的，什麼叫作精神！你也太不懂事了。哈羅中的人，有什麼犯罪呢？難道服從皇帝的旨意就算犯罪嗎？唔，真可笑的事，你看世人，往往表面很光彩，裡面却全是罪惡，這些事我總比你明白些。唔，請你仔細的想想吧。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想的，無論如何，總是恭喜的事。」女伯爵說完後出去了。

受牢獄煩悶不堪的哈爾莫克，於翌晨在水晶宮近傍，遇見了靈華宮姬，宮姬問道：

「牙列博士來了嗎？」

「是的，來診察過我的眼睛，但是我向他提起這事，他說這事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末後我說要會他的夫人，請她幫忙，他說會她是可以的，若是請幫你逃跑一事，是斷難辦到的。因爲給皇帝知道了，不但他們倆要受殺頭的罪，就是他的父母

也是難保的。他這樣說了，所以我非常的失望，不知道你能替我想一想法子嗎？」

「這就爲難了，你先要想是否皇帝對於你有意，非先把這個確定了不可。」她說時將金線縫的絹鞋，在白沙上頻頻的踏着。

「這應該怎樣辦，才能知道呢？」

「東洋的迷信，是很厲害的，什麼卜占，骨相，算命，看掌痕種種很多。這宮裡有一個很有勢力的陰陽師，各國大使要想牽動宮中的事，非先用巨款運動他不可。」

「那末該請陰陽師嗎？」

「不，哈維裡的人不能叫男子進來，也不能到男子那裡去。」

「那末，又該怎麼樣呢？」

「不日女人市要開了，那兒有一個奴比亞的女巫，宮中的人常去請教，都很靈驗，我們若有什麼事，那老婆子沒有不猜中的。那老婆子有一塊活石頭，是她的傳

家之寶。」

「唔，活石頭？」

「是的，活石頭之說，是歷來印度傳來的。說是她的生長雖然人的眼睛看不見，其實其時時刻刻不息的生長着，生即動，動即力，生的東西是有力的。那老婆子的石頭，是有生命的，所以無論問什麼事物，他是有觀察能力的，答的都很真實。」

「那塊石頭這樣嗎？」

「是的，就是真帝所心理，他都可以測透，並且能道其真實。現在你若想問一個合你志願的，可一一的請教那老婆子，她一定會告訴你的。」嫉妒的火，燒黑了心的靈華回答說。

「那末，你可以引我到那市場去嗎？」

「可以，這很容易辦得到的，坐我的馬車去吧，我的衛兵是個好人可令他外

面候着，我們便可公然向那老婆子請教了。」

「我很希望聽聽那活石頭。」

「等市快開的一點鐘以前，我派人接你同去。」

小侯爵賀爾維茲任君士坦丁堡英國大使館已經一個月了。雖一向沒有接到哈爾莫克的信，也沒有一刻的把她忘記，不過時時的煩悶不樂就是了。他把這一段事也一一的告訴大使，頗承他的同情，但因事件是關係丹麥人，英國不能夠直接的站在正面說話，所以這事非先向丹麥公使館告誦不可。

君士坦丁堡的市街，分有新舊兩處，舊市街是在司丹堡，新的在別拉，這兒全是歐羅巴式的大市街，有侯爵的別邸，和各國公使館等等。

侯爵立即到丹麥公使館，拜會公使飛利卡魯伯爵，把這事詳細告訴他。那公使是個白髮無聲的溫厚長者。

「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但是如那女子已經上陸，照法理上說來，無論是公使

，領事，也是無法可辦。最好是本人來此控訴。」那丹麥公使說。

「那能得到這種機會來告訴呢？况且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公使是幹什麼的，領事是幹什麼的？」

「是，或者這樣也不一定。總而言之，我自身是很表同情的，決不敢把她棄掉而不助一臂之力。最好先認明了她搭的船，於未上陸時，即把她留住。儻若一入了哈羅，那是絕對沒有救的希望了。」

「那麼，到警察廳告訴去好嗎？」

公使笑着回答道：

「是土耳其的警察嗎？那是絕對不能信的。土耳其人把女子當作財產看待的。

按東方諸國法律，官憲自然是可以沒收這種財產的。我這公使館，有個守門的是德國人，是在此地生長的，性情很梗直。還是叫他去找一個相當的人，到船上去搜索吧。若發見了，就把那女子帶來，一進了公使館，便好辦了。因為有治外法權，他

們是不能來擾的。」

公使說完後，立刻就叫那守門的司多立進來，侯爵再和他商量了一會，就出了公使館。

次日侯爵借了一隻小艇，獨自駕着，從某斯卜拉斯海峽到馬爾馬拉海四圍遊行了一週，要找那從馬爾塞載女子的船——紅海號——那裡可找得到呢？但是他此後每日於公務之暇，便駕着小艇四出偵探，那知連個影兒都沒有瞧見。有一天的午前，已經體力疲乏了，遂任水流蕩，遙看兩岸上：右邊是加拉太市街，那高坡上是別拉區的白壁高樓；左邊是亞細亞側端，有司庫太里的墓地，和司耳堡的圓屋頂及白漆的寺院，遙望港口，金角附近的舊都，那舊日的柱子，桌几，和嵌着珠寶金色無垢牆壁，高聳着，顯明可見。忽見一隻船搖近來，一看是司多立，聽他喚道：

「先生，我想那女子早已登岸了。」

「我也這麼想，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能把她斷了念頭，非將她救出不可。」

「那末，先生，我們今天有一個地方，不能不去看的要趕快才成。」

「那兒，究竟在什麼地方？」侯爵忙問說。

十一 巫婆之緣

司多立誠懇的回答道：

「就是司丹堡的女人市，每月只開市一天，今天恰好是開市的日子。那要賣的女子，一一都可看得見。先生，我們去看一看，好嗎？」

「在什麼地方有這個市呢？」

在市的中間，我領你去吧，在十二點鐘開始拍賣，現在還有二十分鐘才到，還趕得上。」

「我們就走吧。」

把船搖到碼頭邊，司多立雇了一輛馬車，兩人坐上。司丹堡的市街充滿着亞細

亞式的精神，那木造的家屋全有窗櫺圍在三層的圍牆內。馬車徐徐入市街，分開着喧嘩的羣衆和乞丐的中間過去。到處看見蓆上佈着蔬菜水菓，在那兒賣；也有排着雜貨的店舖；也有個人背上負着大的貨物，在人衆中叫賣的；那兇暴的騎馬兵士，不顧路上的行人如何，隨意的行走。店舖和咖啡館的門前，土耳其人在那兒坐着抽長烟管。

漸漸兒向前行，人越混雜，幾乎斷絕交通。但遇見西裝的人却很少，事後馬車到了市場的前面，停住了。賀爾維下了車，司多立跟在後面。地面上積滿如山的各種貨物，有戴紅帽長髯的土耳其人和穿着克伯魯庫的赤頰的阿魯麥尼亞人，在那兒坐着叫賣。

「外國人常在這裏迷失路途，有從早晨直到天黑，還找不到出路的人很多。市就是那歐洲式的三層樓。」司多立用手指那所樓，向賀爾維說。

候齊照他所指的那所樓進去，門口非常的混雜，裡頭有賣的人買的人聲音，喧

摩得很。中央有一室，叫作『心室』是這市街的中心，此處專賣武器，和貴重的物品。他們繞行完了大市場，進入庭院，便聽見另有一間玻璃屋頂的房屋，傍邊樓梯口寫着『烏姆拉』，司多立就給侯爵說明道：『這是有名的女巫，許多高貴的婦人們，常來這兒求教。』恰巧，這當兒，來了一輛白漆描金的馬車，在那門前停住了。

『這便是宮內的御車』。司多立剛向賓爾維說的時候，瞥見從馬車裡，下來了兩個貴婦人，頭上戴着紗，登上樓梯去了。司多立再引他到一個裝着玻璃很像馬戲場似的大廳裡。在那中央有一個高台，那上頭有各色人種的女子數百人，小孩兒也很多，這兒就是人肉市了。還沒有開始拍賣的時候，那四圍裡有很多的人們喝酒吸烟鬧着，在那兒等候。侯爵上台上細細的把那些要拍賣的女子，和小孩看了一遍，可是連一點相似的女子也沒有看見。最初以為有一點希望，到現在可算完全失望了。

鈴響了，即開始拍賣。起初先拍賣黑奴的女子，其次便是那不替怎樣從各人父母手裏奪過來的小孩兒，按年紀大小拍賣。瞧着將人當作牛馬一樣看待的光景，小侯爵不覺凜然而慄。及輪到拍賣年輕女子的時候——她們都穿着洋服，眼睛哭得紅腫，兩手擱在背後——只聽拍賣的人喊道：

『東普魯士，波蘭，窪魯細亞，波斯尼亞來的！多少錢？法蘭西來的一打，德國來的五個，肯出多少錢？……』

這時猶太人和兵卒，爭着這活人肉，互相爭着出高價錢。漸漸的價錢也就高漲起來了。

『把這些女子買去作什麼用呢？』小侯爵很詫疑不解的問司多立說。

『大部分是把她們賣到司丹堡的娼寮裡，有剩下的都運往小亞細亞，瑞士，埃及各處。』司多立回答說。

『我想探問探問那拍賣的老板。』

「可以，問一問看，去吧，我給你翻譯。」

「借光，近來有土耳其紅海號輪船載來的丹麥女子沒有？」

那個賣生人肉的老板回答道：

「沒有，十年前僅來了二個，近來載來的，大部分是俄國……還有……忘記在什麼時候從芬蘭來了三個，挪威一個，此外我不記得了。」

小侯爵這時已斷絕希望了。

那兩個貴婦人坐在巫婆的小房裡等候着，不久，那巫婆從裡面出來，穿着大紅的埃及服，纏着一條同樣紅的絹子，一直纏到眼簾。她那一雙黑眼睛很閃耀，令人覺得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動力。紅的嘴唇，雖老了，但她白牙齒還很整齊的長着，留着很長的指甲。很鄭重的向她們倆行了個大禮，——那腰彎得幾乎頭要碰到地板上。

「甚來啊，今天天氣很好啊。」

這時那二個貴婦人才脫下披着的紗，巫婆才看見是靈華宮姬，又重新行了個禮，說道：

「許久不見啊，已經有不少日子了。記得那年我在某來奴住，女兒被皇帝看上了眼，不料遭了皇后的密計，把她擲入海去，又把我驅逐出來。」

「是的，記得。人世變幻無常，真是沒有辦法。你那印度的寶石還在嗎？」

「在，那是很寶貴的東西。」

「我要求問一宗事，請你取出來。」靈華說。

巫婆拿出一個真鍮製的小盒，從裡頭取出一塊白色透明的石頭，放在口上，她雙膝跪石前面，問道：

「要看那一位。」

「請看看皇帝。」靈華回答說。

巫婆聽見顫動着瘦小的身軀說道：

「那末，你拿來了皇帝的東西沒有？」

「有，這兒有他的頭髮，在十四年前也用過了一次，你記得嗎？」

靈華打開她那表鍊上一個金盒，取出用絹絲縛着的二三根頭髮。巫婆接過來，眼裏就現出一種光，把那頭髮放在石頭的中間，向下凝視，半晌才說道：

「出來了。是要問什麼？」

「想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思想什麼東西。」

巫婆再從石頭的上面看了二三分鐘，才說：

「看見皇宮了，皇帝現在照像室裡，洗照片呢。」

「後來怎樣？」

「他洗出像來在光線裏晒。」

「那是誰的像？」

「少年宮嬪的像……很像這位的……」

「他還想什麼事？」

「請暫候一候。」

巫婆閉了眼睛默念之後，舉起左手說道：

「靜，靜，靜，現在要聽他的心事，他說冥日的夜祭，就是這個。」

靈華宮姬聽說頃刻血湧頭頂，緊咬了嘴唇。

「這個有什麼方法可以逃避呢？用咒語或什麼旁的方法你會嗎？」靈華問說。

「知道的，這宗方法很多呢，價目有貴的也有便宜的。」

「頂好的是什麼？」

「頂好的便是頸環，這個是避男子的最好方法，你要時，我可以便宜一點給你。」

「請你即刻給我吧，我把我寶石送給你。」靈華說。

「但因要念些咒語，須用一日間的祈禱，請你明天此時來取吧。一定作好等你。」

。是封在箱裡，唯須於不得已的時候，才可以拿出來，不然便失去效力，其用法是把這環掛在頸上，若男子一觸了牠，就要當場死掉，你想好不利害啊！」

靈華突然站起來說道：

「明天這個時候，我派人來取時，請把那箱子給他，同時我的寶石也給你。」她說完後，就對那一句土耳其話也不懂的哈爾莫克說道：

「我們回去吧！明天護符作好，你的志願就確能達到。」她們出了房，下樓去了。哈爾莫克聽靈華的說話，一時出神忘記披面幕，忽聽見有喚她的名道：

「哈爾莫克！」

「唔，」她抬起來看，見眼前站立着賀爾維侯爵。二人相視一瞬間，忽被黑奴兵卒分開，很兇惡的抓侯爵襟，把他打倒下去。

這當兒靈華拉着哈爾莫克的手，急急上了馬車，她身軀只是顫動着，好容易到馬車裡。靈華說道：

「那人是誰？你把面內幕披在臉上吧。」

「他是侯爵。」

「那他是在這市裏任嗎？」

「不是，不知道，他怎麼會到此地來呢？」

馬車已飛馳疾跑去了。

這時被打倒的侯爵，承司多立幫助，才甦醒起來，看那兵卒們，早已走得無影無蹤了。

「這殘暴的奴才！」

侯爵嘆了一口氣，火速上丹麥公使館去了。

面會公使時，敘述哈爾莫克現在的確是在哈羅裏。公使也非常的表同情，便用正式的手續，向皇帝陳情，請求他解放那丹麥的人民。

侯爵回到旅館時，忽接到二封信：一封是從他母親處來的，信內說些近況，又

一節是說查封了黑街的家，和那警長江爾美也被檢查了。唯因證據不十足，即赦免了。另一封信是貼着土耳其的郵票，經過倫敦來的，是女人的筆跡。他的心輕輕的跳起來，將那信一看，始知是牙列夫人寫的信，信內說她和哈爾莫克同船的事，及現在已入了哈羅，很難救她出來種種的話。

侯爵急速準備到別拉高坡上，訪問牙列博士。到了他的宅裡，博士夫婦倆很驚喜的——就是作夢也夢不到侯爵到這都市來——把他請進客廳裡。沒有說什麼別的話，立即說到哈爾莫克身上。侯爵說：「現在丹麥公使，已經公正的，發出請求釋放書了。」博士笑說：

「不論怎樣的一切公文書件，都要先經過伊西多侍從觀看，若有不合意的，都不能上呈皇帝御覽，便棄掉了。發出的人，決不能得到回書的。」

「豈有這種無理的奴才，真可恨。」

「皇帝很寵信他，還有人稱他是副王呢。他本是阿刺伯人，來土耳其作偵探，

承有陰陽師的輔助，才入了皇宮裡，現在是作皇帝的寵臣了，寸刻不離着皇帝左右，宮中一切事情，都由他管。」

「是嗎，謝謝你，我一定要會他一面。」

侯爵說完後，剛要站起來，辭別的時候。夫人說道：

「這張像片是我今天上午到哈羅訪哈爾莫克的時候，她送給我的。她說這是皇帝親手給他照的，給了她二幀。」

侯爵看着哈爾莫克站在獅子的傍邊，穿着土耳其服裝，不覺很快樂起來，決心無論如何，是要救她出來的。

已經過一個禮拜了，並沒有得到丹麥公使的報告。有一次忽在外交團俱樂部碰見了公使問道：

「那如何了？還沒有得到回信嗎？」

「還沒有呢，我想大概沒有希望了吧。東方諸國裡掠奪女子和買賣都不算一回

事的，何況入其手，就變成他們私有財產了。」

「我想見一見侍從，你以為如何？」

「是伊西多侍從嗎？那奴才最近被一個俄國外交官打了一個嘴巴，倒也不敢反

抗。」

「我爲着哈爾莫克想會他一面，明天你能同我一塊兒去嗎？」

「這很容易的事，明天就同你去吧。」

翌日午前，丹麥公使和侯爵進了皇宮，會見侍從伊西多時，他很橫暴的回答道：

「一作了皇帝的所有物，無論是什麼丹麥公使，或是別的什麼人，是斷不能返還的。那丹麥到底是個國呢？是個村呢，我是不知道。」

命侍者拿出地球儀來，他用小指在丹麥的領土上，又在土耳其的領土上，畫了一個大圈。口裡說道：

「宛然像蠅子和象的比較。」又再說道：

「歐羅巴對於女子那樣的貴重，爲什麼不把個個的女子，都掛了號數呢？」

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使丹麥公使威覺得受極大的污辱，也沒有告別就走了。末後侯爵忽想起給哈爾莫克一封信，求牙列夫人轉遞，叫她逃出宮中，到丹麥公使館來。

信寫完後，立刻就往訪博士，並面會夫人，著實的拜託她。

「好吧，信我一定親身交給她，但是今天恰巧是回回教徒，開始斷食祭，在這祭日期間，哈羅裏是不許進去的，這個祭日完後，接連着又是花祭，所以須過了寅夜才能進去的。」

「這也太不碰巧了，只得忍耐等候，這事就煩極勞神吧！」侯爵說了這些話，便無言再說了。

十二 寅日夜祭

時在夜裡，那斷食祭已經完了。君士坦丁的舊市街燈火輝煌，新市街的茶店，飯館和戲場，雖夜裡裝設的怎樣光燦，也全被這夜舊市街的燈光壓倒，回回教寺院的燈光閃亮，海上的船舶也滿飾着五色燈籠，大砲的聲音轟到海峽，這就是報告寅日的夜祭開始了。路上唱歌者，彈樂器者，跳舞者，歡叫之聲，充滿街市，非常的熱鬧。今天可謂爲回回教徒打破階級制度，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富豪握着平民的手，上等人與下等人歡笑，真是和氣瀾灩，普天同慶。這些羣衆都向靠近皇宮大願堂走去，因爲今晚皇帝與文武百官行幸於這國立寺院，和一般人民一塊禮拜。

從皇帝到大願堂的大路上，兩傍張着許多天幕，外國的大使，公使領事也來參觀。但是賀爾維侯爵和他們來此，半是好奇心的衝動，半是抱有很大的目的。

先行是裝隊，次而步兵，騎兵，砲兵約有一萬二千人的軍隊走過來。大路的兩

儻站立着阿刺伯人，西利亞人，阿魯麥尼亞人和阿那多利亞人混合的軍隊，穿着土耳其布製的各種制服，真異極五花八門的色彩，一隊過去後，接着又過來一隊司善次伯爵指揮的海軍。軍隊都過完後，就看見十二輛小車，撒白砂，鋪道路，就像鋪白氈似的。這當兒聽見『抬起槍致敬』的喇叭號令響，那皇宮的宮門開處，一隊護衛騎兵爲首，接着是無數的哈羅裏的馬車。那招待外交官的職員們一一的給他們說明道，爲首的是哈羅裏的御前長官，第一輛車是皇后坐的，次是王女，再次是內侍，命婦坐的。

車過時，侯爵暗想這輛車必是哈爾莫克坐的，他特別的注意着，但那車窗緊閉，每輛車的兩傍前後都有護衛步行跟隨着，他那裏能看見呢。車到寺前左邊的大庭停住，坐在車裡的人，併沒有下車，仍然在裏面坐着，專候皇帝到來。

次一隊是文武百官，他們到寺前在停着車的對面，順次的排列站着。再次是胸前滿懸着勳章的各大臣，元帥到來，那海軍大臣海遜不消說也是在裡頭的。又次是

宮中的各官，最末了是各皇族騎着馬來，內中也有五歲光景的王子。那喇叭的信號再一響，就奏起國歌，這就是御駕來了。皇帝到寺前時，有侍從跪下迎接，足將踏進寺內鋪石的時候，寺中的音樂一齊奏起來，他立正，向正面禮拜，拜後就進裏頭去了。這當兒哈達的宮姬們便下車進寺內去，接着是御前長官，元帥秘書官等禮拜。最後便是一般人民像雪崩似的擁進去，這日乞丐也有入內禮拜的權利。

當禮拜的時候，外面的軍隊將槍架起來，兵卒們就各自往噴水處喝水去。外交團在天幕裡，也備有茶，水菓，烟等。有一個俄國外交官向他的朋友法國外交官說道：

「皇帝的骨痛，即是俗稱脊癆吧！」

「不見得吧！我上星期五謁見皇帝，看他極壯健呢。」

他們正在那兒談論宮中的時事，忽聽着喇叭又響報告禮拜完了，接着又報告要回宮。這時賓維爾想這次一定要達到目的才行，看哈達的馬車漸漸的走近來了，

車傍圍着很多的乞丐非常混雜在那兒要錢，車內的宮姬們撒給他們的錢時，個個都顧錢不顧命的爭着拾錢。這當兒侯爵好不容易分開了衆人，行近車走的地方，猛看見一輛車裡臉上包着白紗的宮姬，突然把那白紗脫下現出驚訝的顏色，侯爵想再向前進，不知走有一二步遠否，就被一個兵卒用槍柄盡力的向他的胸部擊了一下，他一時幾乎不能呼吸。那車已走去了。後來，和羣衆擠來擠去，好容易才出了舊市街。

這一夜宮中是不准奏樂曲的。哈爾莫克回到哈羅後，坐在長椅上休息，心裡湧現種種的思想，唉！那侯爵剛才看見了，爲什麼他到此地來，左思右想，她心裡非常的難過。這當兒女伯爵進來了，笑容滿面的低聲給她說道：

「來了，來了。」

「什麼？」她臉上很憂愁的問說。

「侍從帶着三名護衛，在外面候着呢。」

哈爾莫克始悟道，現在是不能免的了，急在懷裡取出靈華送給她的那巫婆的小

匣，——她雖不大相信，但不能不把牠當作唯一的依賴物，——遂打開取出一串琥珀珠的頸環來。

女伯爵不解其故問道：

「你是想將這個粗陋的東西，裝飾在你這華麗的衣服上嗎。」

「是的。」她簡單的回答說，就將牠套在頸上。

這當兒衛隊長進來，在女伯爵的耳傍說了些話，女伯爵再說道：

「皇帝在那兒等久了，快去吧！」

「我不去。」她回答說。

這時侍者們便皆進來，一個把哈爾莫克兩手按到背後，一個擱着他的頭，把她推出來，不意手指觸着頸環，環就斷了。那珠子都落到地下。

哈爾莫克正在設法抵抗的時候，那衛隊長忽拿一條小布片按在她的鼻子上，她即覺得一陣銳利的香氣充斥腦際，立刻五體覺得異常倦怠起來。這時那些侍者放了

手，她依然是沒力再怎樣了，經過廊下時，遠見着宮姬和奴隸在那兒議論紛紛。她自覺得糊糊塗塗的如同夢中人似的。

醒來時，天已大亮，覺得自身不在命婦那般的房，已被搬到內侍般的房了，房屋比較從前住的美麗得多，間數也很多。併且又有侍女，監督，秘書，管化粧的，管衣裳的，管洗衣裳的……許多的女官跟着。女伯爵又把他登錄在內侍的會計司裏。但她自想有何快樂呢，心裡實在是難過得很。從今天起，飯是搬到自己房內吃的，她模模糊糊的喝了點茶。這當兒有別的內侍一個一個進來祝賀問好。最後是牙列夫人來訪，把侯爵的信遞給她，她重復的讀了幾遍，始嘆道：

「唉！已經遲了。可是丹麥公使館裡，我一定要跑去的，却是……！」

這時靈華宮姬進來，哈爾莫克就給她介紹牙列夫人，接着說道：

「你看這樣的信到來，怎麼才能逃出去？」

靈華默然想許久始答道：

「好了，你今天午後往大廳前散步去，我隨後坐馬車也去，假作和你邂逅相逢，你就坐上我的馬車，請牙列夫人現在就到丹麥公使館通知去，人隨後就到。」

「那能這樣容易呢？我有三個衛士跟着呢。」

「這却不難。」

「爲什麼？」

靈華手指着桌上的一個小匣，——匣內是今早皇帝賞給哈爾莫克的鑽石珍珠和頸環——說道：

「祇要你出去時，不要忘記帶那個匣子，就可辦得到。你若將那些東西給了他們，他們就可以養活一生，你要走，他們是沒有不允許的，他們也不用再回皇宮來，一直跑往外國去，過快樂的日子。」

「但是我說的話，他們不懂。」

「不要緊，一切的事，我可以都替你辦好，這事我叫我的馬夫辦，他以前犯過

死罪，是萬萬萬出來，所以我說的話，無論怎樣，他都嚴守秘密。」

「這樣子，我真快樂極了，一定勞你的駕。」

午後二點鐘，三個衛士跟着哈爾莫克經過昨天走過的路，一直往寺前散步去，剛在看寺上彫刻的時候，後面靈華的馬車，果然出來。他們說不到兩句話，就同坐了馬車。馬夫接下哈爾莫克的頸環，聽了靈華的命令，便交跟哈爾莫克的三個衛士，叫他們逃去，然後駕車往丹麥公使館馳去。

丹麥公使館已有牙列夫人豫先通知。所以賀爾維已在那兒等候着。馬車一到公使館前，她們下車，急速走入館內，賀爾維接着，像在夢中相見似的，想不到能够逃出。二人各訴別後的情形。這時公使也過來，向他們說道：

「不能長久在這兒逗留着，非急速逃出王國的國境不可。侯爵你不消說須保護，達到一個安穩的地方去。恰好這兒有合適的衣裳，你可換上，唯須把你的頭髮剪去。」

靈華也很贊成公使的話。哈爾莫克就請侯爵替她剪去頭髮。

靈華看他們已出發，他自己就起身回哈羅去。公使將他們送到火車站，坐上一等車室後，他才回公使館去。

哈羅裏從吃中飯後，不見得哈爾莫克，就有點放心不下，後來聽說有二個衛士跟着出去散步，才放心。及到天黑了，仍不見得回來，於是上下騷亂起來。不一會，皇帝傳令來招新內侍去，他們更是恐慌得了不得。最後沒有法子，那衛隊長，只得告訴侍從長，侍從長更益驚慌，到皇帝面前，把這事一奏明，皇帝立刻大怒起來。

• 說道：

「今晚非將她找回來不可，不然你們一同辦罪。」

宮中的職事人等盡是戰戰兢兢，大鬧了一夜，仍是找不到一個影兒。到了第二天，就有人密告說，新內侍昨天在大廳堂散步時，遇見靈華，就和她同坐馬車走。侍從長聽見，臉色立時變青，便到御前把這消息奏明，自己像伏着的蜘蛛似的那

竟氣死。皇帝搖一搖頭說道：

「靈華宮裏一個人是辦不了這事的。」接着又說道：

「把她叫來問一問吧。」

靈華進來時，一點都不害怕，很泰然的樣子。

皇帝問說道：

「昨天你的馬車載過哈爾莫克嗎？」

「是的。」靈華臉上一點都不變色的回答說。

「爲什麼作這事呢？」

稱爲皇帝中的皇帝。世界的主宰，和回回教的活菩薩，那短悍精明的皇帝，到此刻也焦躁起來了。

「因爲有個原故。」

「有什麼原故？赶快說出來。」

「不是爲着替她逃的，其實是爲着極貴重的陛下的生命起見……。」

「胡說，你這些話，就想瞞過我嗎？」

「那敢瞞陛下呢。」

「那麼，是什麼？你說吧！」

「這女子是一個呪咀陛下的惡魔，我有一次陪她到巫婆那兒去，始看見這個事實。她豫備着一個呪咀的頸環，若陛下稍觸着她時，立刻就死。寅夜這天我見她帶了這個頸環，便赶快把她扯斷，所以她的計劃才沒有成功。但我想她此後常充下陳，難保她不再設計毒害陛下，所以我願犧牲自身，把她騙走，而救陛下的生命。」

雙華對答如流，皇帝默默良久，便道：

「唔。」從鼻孔裡笑出來。這一場風雨便已雲開霧散的。雙華鞠着，把這事輕輕的就瞞過去了。

十三 朝雲

火車裡坐滿了搭客。侯爵向哈爾莫克小聲的說道：

「最好不要說話，因為這裡偵探很多。」

哈爾莫克點一點頭應允。她的心臟的跳動，害怕有人追來。

「請放心吧，我有二支手槍，一支給你吧。」侯爵說罷遞給她一支小的。她接下就把槍納在衣袋裡。

「我非將你送到你的父母手裏，我決不離開你的。請你放心。」

「這次勢態惡了。我想打電報給我的父親。」

「這樣說來，你是不喜歡我護送你嗎？」

「不是的，因為我想着很不過意的，請你恕我。」

日暮的時候，火車到一個大站停住了。搭客都下車往接連着月台的候車室裏去

吃飯，他們兩個也隨大衆下去，吃了一頓飽，出了候車室時，時間還有十五分鐘，他們就在月台散一散步。

「明天早晨就過了國境，那時就不要緊了。」

夜裏九點鐘的時候，管車的進來問要寢台否？哈爾莫克向侯爵說道，「不要，我不願意單獨一個人。就這麼坐到天亮吧。」他們坐的對面有一個土耳其老人，睡得鼾息如雷，雖然他的身傍有幾個阿魯麥尼亞人在那兒不客氣的澈夜的大聲說話，他仍然是睡得不知天地，及至管車的來檢票時才醒來。不一會車也停住了。此處就是國境，搭客都要下車去給稅關檢查，他們把行李都排在檢查台上，各站立在自己行李的前面，把行李一一打開受檢查。

這當兒又有賣咖啡的人四處叫賣，鬧熱非常，宛如各國人種的展覽會。

「真的過了土耳其國界了嗎？」哈爾莫克像卸了千斤重担似的，很爽快問說。

「是的，這就是國界。現在已經脫了危險，大概那個瑞典婦——靈華——把別

的方法告訴人也不定。」

「她是很機敏的人。併且她的年紀還青，無怪她要嫉妬我。」

「原來有這種事。這樣看起來，嫉妬却是救人的良劑啊。」侯爵笑說。

這時火紅的太陽露現在早晨的天空，好像一座山峯次第昇湧到雲際，初而黃，次而青而茜。

「很美麗啊！」哈爾莫克向侯爵說，她真想不到她能和年輕的貴族外交官一塊兒在這異境裡賞這早晨美麗景色。

出了土耳其國境，便是巴爾幹半島。侯爵終日把那地方的地理和戰史，很有趣的說給她聽。晚上到了匈牙利都市布達佩斯多，就想這長途的旅行，在這裡休息一夜。

翌晨哈爾莫克始捨了男裝，將牙列夫人送給她的黑皮囊換上，又起身登程。當天晚上就到澳大利的首都維也納，在這兒又休息一夜，住在倫敦旅館，帳房的客人

姓名簿裡是寫兄妹的關係，房子是各人一間的。

這一夜哈爾莫克非常的好睡，翌晨醒時，女僕拿進一封信來。她看見信皮是寫着G字，忙打開一看，裏面寫道：

你很好睡吧，好好的休息，今晚就可以動身。快車是八點二十分。我現在要到英國大使館去，訪問一位朋友，正午就回來，我們可以一塊吃飯去。

哈爾莫克她知是侯爵的信。因為起來太遲了，心裏覺得很對不住。他趕快起牀，吃了早飯後，就往閱報室去，看了些新聞。這裏男女出入很多，有的在那兒寫信，有的是看報的，還有在那兒打電話的。這時在她的背後站立着一個禿頭，赭色鼻子下長着像針的濃鬚的大漢，她一點都不知道。這個大漢在那兒搜索倫敦泰晤士報，正想拿過隔壁吃烟室去看時，忽然抬起頭來，看見了哈爾莫克。他也不往吃烟室去，就一直向帳房去了。

『在那兒看新聞的婦人是誰？』他問帳房的先生說。

那帳房的先生，就打開旅客人名簿一看說道：

「她是侯爵賓爾維的妹子，居住在倫敦。」

那漢子將簿接過來，細看一看說道：

「不是他的妹子。」

「但是沒有犯什麼法，那却不要緊。」帳房的先生回答說。

「候爵現在旅館裡嗎？」

「不在，一點鐘以前出外了。」

「什麼時候動身回倫敦去？」

「這沒有聽見他說。」

那漢子急速出門，雇了一輛汽車，寫了一張地名給司機生，叫他加速力開走。

一會兒車到了警察署，那漢子取出一張名片——上面印着「江爾美」——給號房，

要求匯見風紀警察隊長。

不一會那汽車裡坐着江爾美和二個便衣警察，回到倫敦旅館。哈爾莫克這時剛回到自己的房裡，看見二個人進來：

「請你到警察署，」一個厲聲的說。

「要我到警察署？有什麼事？你找錯了人吧。」她回答說。

「你到警察署就能明白，請你快一點準備走吧。」

「我是不去的。」她搖一搖頭說。向他們凝視再大聲說道：

「我是斷然不去的。我沒有犯法，到警察署作什麼。男子都是我們女子的大罪人。你們一點都不去想碰我的身，不然我就立刻死在此地。」

她從衣袋裡取出手槍來，對準着自己的胸膛。那三個便衣警察赶快走向前把牠塞下說道：

「你這人也太蠢了，作這蠢事。」

不管她樂意不樂意強拖出去，坐上汽車往警察署去了。

一個帶着眼鏡，頗有年紀，像署長似的人出來問道：

「叫作什麼名字？」

「哈爾莫克。」

「生長在什麼地方？」

「丹麥。」

「爲什麼帳房的簿上寫着倫敦賀爾維侯爵的妹子呢？」

「因爲他是一個年輕的人，要送我到我的父母那兒去，形式上不能不這麼稱呼。」

「從那兒來的？」

「從君士坦丁來的。」

「在那兒幹麼事？」

「被禁在哈維裡。」

「皇宮的哈羅？皇宮的命婦？」他一面笑一面再說道：

「他們許你和年輕的男子逃走嗎？真奇怪！」

「在那兒住是違反我的意志，是用武力把我強迫去的，所以我秘密的逃出來

。」

「但是你不是在倫敦的黑街住過嗎。」他立起來厲聲的問說。哈爾莫克滿面通紅俯首答道：

「是的。」

「住了多久。」

「記不大清楚……差不多有六個星期吧。」

「差不多如此吧。但是在此地，無論旅館裏或路上是不許女子引誘男子的。」

「唔，引誘男子？我什麼時候作過這種事，大概是你弄錯人了。」

「不錯，不錯，今天有一個紳士來告你，他前在倫敦警察廳裏當過很久的風紀

警察，他很知道你的，今天上午你不是在旅館裏引誘他了嗎？就是那個人來告你的。」

她很憤激的猛敲着桌子說道：

『謊話，謊話，我出家鄉也是受人欺騙的，調查這種謊話是警察的義務……我現在只望回歸故鄉，——什麼英國的警長，這人我是不認識的，我今天從沒有和男子說過一句話，怎麼會有這個事。』

『安靜些吧，說話要和氣一點，這種態度是對於你很不利益的。總而言之，檢查看吧，倘若你還是個處女，那這事就很容易了，我們作警察的就沒有把你再拘留的必要了。』

哈爾莫克想再抗辯，署長已令看守把她送到隔壁的屋子去了，那室內有裝飾很好的女子很多在那兒等候着。哈爾莫克問看守道：

『爲什麼在這兒候着？』

「等候醫生來檢查。」看守僅回答她這句話就出去了。

十四 卑劣的報復

侯爵回來，急忙找哈爾莫克吃中飯。女僕說她已經走了。他很不相信有這種事，便向帳房去問。那帳房先很冷淡的說道：

「是簿上寫着你妹子那個女子嗎？已經不在了。」

「唔，不在！」

「警察捕去了。」

「這不是捕錯了嗎？」

「不，即是昨晚和你一塊來，住在二七號室的。那樣的女子，帶來到我這旅館住，真太不自量，我這家是維也納第一的旅館。若這事被人傳出法，我這旅館的名譽多麼壞啊。」

侯爵此時真莫名其妙，想一定是誤捕了人，趕快雇一輛汽車，到警察署去。

「我要面見貴署長，請替我回一聲。」

「辦公時間完了。」

號房巡查還未回答完，署長出來了，巡查指着署長說道：「剛剛退廳。」侯爵走近巡查所指的那人，遞一張名片說道：

「請問一件事，剛才被捕來的丹麥女子，確實有錯誤……」

「從倫敦飯店捕來的嗎？」

「是的。」

「這事確沒有錯誤，她當侯爵不在時，引誘一個英國人。那人來告的。」

「豈有這種事情，錯了，確實錯了。」

「那位紳士是充過風紀警察，這女子在倫敦時，他便認識的。」

「叫什麼名字？」

「江爾美。」

「唔！江爾美，若是這個男子是和黑街的秘密魔窟有連絡的惡警官。」

「這些事我們都不管，我們所管的是檢查，告訴的事實。」

「唯我敢決定那女子是從沒有與男子接近過，清淨無垢的女子。」

「什麼無垢！醫生檢查的結果，說不能不送到維也納的妓院去。現在已經送出了，此乃法律所定，無別個辦法。」

「妓院是在什麼地方？」

「很多，很多的，不知送往何處去，我却不知道。」那署長說完就走了。

侯博才知道是江爾美的報復，心裡非常的難過，要訊問送去的住址，那廣大的維也納誰能找得到呢。署長既不知道，問那號房的巡查，更是不得要領了。維也納妓院是散在市中各處，都有公認狀。要一家一家的去探問是很難的，又加上妓院裏本名和籍貫是一概不問的。所以要找個丹麥女子哈爾莫克，非數萬的公娼都個個問

過是不成的。侯爵雖雇偵探去查也毫無效力，只有空過時光罷了。

江爾美到維也納來，是在這東方諸邦和西方諸邦之間，開着買賣活人肉的生意，警察方面不用說，是有連絡的了。一年間總有幾千人的買賣。他因怕這事受侯爵實罰，所以他忍心的使哈爾莫克永久不能見天日，換言之，就是把哈爾莫克在維也納附近的妓院一家一家的便宜賣了一廻，像一團浮草，飄流無定。

侯爵到了此時欲罷不能，遂打電報往倫敦給他的父親假稱有病，要在維也納滯留數日。

樹上的黃葉凋落了，冷雨斜飛的時候，哈爾莫克，被送入維也納的市立病院。他的身體火熱，差不多不省人事了，受收容在一間大室裡，橫臥在一張小鐵牀上。那室很大，有百多張的牀並排着，都躺着年輕的女子，各操本地的方言。有的在那兒嬉語；有的在那兒呻吟；有的在那兒哭泣，也有批評人的服裝和說些錢啦酒啦等事。

二三個尼姑每禮拜兩次在這兒傳教講經，但沒有聽見一個人傾耳而聽的。有一天一個病者向那尼姑臉上吐痰。又一個拿了一杯水向她的頭上倒下來。哈爾莫克混身像針刺的痛，那有心神去聽，和理解所講的經呢，只有終日在模糊糊糊的夢中罷了。回想她在家裡院中樹陰下和她的弟妹遊戲，父母在花壇中間談。有時在那裡桌上擺餅果，大家都圍圓圍着談笑。又自己的生日，她父親給她小人形的玩具，把那玩具放下去，便閉上眼睛，拿起來就張開。又在倫敦時可怕的夢泣，巴黎早晨的寒凜凜，君士坦丁晚間的強迫，及與侯爵在月台上散步和看見旭日東升的佳景，種種近的事實，無不一一浮現在她的眼前。胸膛像釘子釘定深入心肝。頭頂像雷母在那兒擊着火星四崩。唉！已經不能回去，父母是不能再見，侯爵也不能再見了，可不知道到底是死於什麼病呢。

「唉！唉！唉！假設這次治好了，又須再度作那種買賣。唉！唉！我願意死，快殺我罷！」她很悲慘的說。

不久哈爾莫克腦海裏的那些記憶和夢想都完全消滅了，只有額上的濃霧，不能消散，可憐啊！大千世界的光明，就次第的黑暗起來了。

在倫敦旅館裡，過那憂悶日子的侯爵，有一天早晨入閱覽室裏看倫敦時報的時候，忽看見一個禿頭和針似的濃密的漢子進來搜着新聞。侯爵看他的臉貌很熟，不知在那兒會過的，一時想不起來。後來那漢子抬起頭，他詳細一看，才知道是倫敦警察廳的警長江爾美。

在這剎那之間，那漢子也看見了侯爵，便近前問道：

「對不住，貴大名就是賀爾維侯爵閣下嗎？」

侯爵此時自想道，誰要和你這個惡奴說話，還沒有回答他時，那江爾美冷笑的說道：

「你還在找那丹麥女子嗎？我知道她現在什麼地方，我替你幫幫忙好嗎？」

他候侯爵的回答，不料侯爵脫視着，並沒有作答，他即說道：

「現在大概在市立病院裏病着吧。」

「唔，病院？」

「對了。」

侯爵還想再問他時，他已急忙退出去了。侯爵無法遂雇了一輛汽車，往市立病院去。問號房道：

「婦人病室在那兒？」

「左邊三樓是各種病人住的，第一是傳染病，第二是外科，第三是花柳病科。」

「號房回答說。」

「有個丹麥女子叫作哈爾莫克在裡頭嗎？」

「沒有聽說過，你可問一問看護婦吧。」他一面說，一面按一下鈴就出來一個年老的婦人來，他向侯爵說：

「這位是看護長，她很能知道的。」

侯爵又再問婦人有沒有哈爾莫克這人。

「是什麼病呢？」她歪著頭，聽他回答。

「我不詳細知道是什麼病，大概這人從妓院中來的。」

「若是這樣，那都在左邊三層樓上呢。」

「她現在那兒嗎？」

「哈爾莫克！沒有這樣的人，是英國人嗎？」

「不，丹麥人，淺茶色的頭髮，碧色眼睛。」

「唔，就是那玉容吧？她是丹麥人，此外丹麥的病人一個也沒有。」

「那末，這個玉容怎樣了，病很重嗎？須快一點把她治好才成。」

看護婦爲淡然的回答說：

「若是此人，現已不在了，昨晚死了。」

「唉！唉！真的嗎？很年輕啊！那會死呢！」

「我是老實的給你說，這不是沒有法子嗎？況除這人外，沒有一個丹麥人了，我不知道這人是你所找的不是？」

「那末，現在在那兒呢？抬往廟裏去了嗎？」

「那種女子死了，是不能行正式的葬儀的。」

「那末，在那兒？唔！」

「那種女子死的時候，屍體運送解剖室去。那解剖室是這條馬路盡處的轉角上，就是那所房子。」她用手指着說。侯爵決不相信哈爾莫克的死，向她所指的房子走去。

「這是解剖室嗎？」他急向看門的聽差說。

「是的，但是這裏不許人進去的。」聽差回說。

「教授們在裡頭嗎？」

「在，現在外科教授，正在給學生演講呢，唯無論你在這兒等候多久，却是不

能讓你進去的。」

「演講室在什麼地方？」

「你眼前的，就是進口。」

侯爵不等他說完，便推門進去，無論聽差在後面怎什麼的拉他，他只是彎腰向裏擰着走。一個解剖台放在中央，教授助手和學生們都穿着白衣裳，手裡拿着刀在那兒站立。台上放着的屍體，分毫不錯的就是哈爾莫克。

侯爵瞥眼看見，立刻暈倒在地。唉！惡草蔓生，香花多劫，何天公不仁，不懲惡魔而使紅顏薄命呀！

完



— 觀 地 世 人 —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發行

(一冊四角五分)



有 所 觀 版

發行者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
明明印刷局



發行所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出版部

